

末日生存·最后超市

创作马拉松作品

共 24 章 · 约 45432 字

第001章_晚饭前的新闻

第001章 晚饭前的新闻 清河镇的秋天总是先从风里露出穷样。天还没冷透，街口那排法桐已经掉得七零八落，叶子被车轮压进泥里，傍晚一刮风，土腥气和烂菜叶子的味道会一块扑到人脸上。马建国把超市门口两筐打蔫的青椒往里挪了挪，抬头看了一眼天色，想着今天生意算平稳，晚饭前应该还能卖掉几把挂面和两瓶酱油。万家乐超市开了十五年，镇上人走到这里都会顺手买点东西，谁家缺盐，谁家孩子要文具，谁家老人夜里咳得睡不着想来找川贝枇杷膏，先想到的都是他这家门脸。他一天里最安静的时候，就是傍晚六点多。放学的孩子已经散了，工地上小货车还没全回来，收银台边上只剩三两个慢慢挑东西的熟客。他把当天的账本摊开，钢笔夹在耳朵上，按进货价和零售价核了一遍，心里把后仓的货又默算了一次。大米还剩五十袋，面粉三十二袋，食用油九十多桶，方便面六百来袋，盐和糖够卖一阵子，口罩倒是少，整整一个夏天都没人问，九箱东西堆在后面落灰。陈桂芬从家里送来晚饭，给他带了一保温桶白菜炖豆腐，顺手把收银台上的零钱理了一遍，说小雨晚上要交网课资料费，微信里催了两回。马建国嗯了一声，眼睛还盯着货架，像是怕少看一眼，哪一格就会缺一块。电视机挂在收银台上方，平时只放天气预报和省台电视剧，那天却一直在滚动新闻。主持人的语气比平日紧，画面里是一座他没去过的南方城市，街上都是戴口罩的人，医院门口停着救护车，字幕反复写着“未知传染病”“传播途径仍在调查”。马建国最开始没往心里去，这些年电视上什么事都播过，洪水、台风、禽流感，离清河镇都远。可连着进门的几个人都问起了同一件事，味道就不一样了。先是中学门口文具店的老板娘买了两板口罩，问他还有没有酒精；接着是卖猪肉的老范，买了一整箱方便面和四桶水，说县里亲戚让他早点备着；到了快七点，连平时最会精打细算的刘婶都把购物篮堆满了盐、挂面、鸡蛋和火腿肠，结账时还朝电视机抬了抬下巴，说这病要是真传开，镇上这点东西还不够人抢的。马建国把口罩从后仓搬出来时，才发现纸箱封条上已经落了一层细灰。他拿刀划開箱口，心里生出一股很别扭的感觉，好像一件长久没人用的旧物，突然在某天被人想起来，往往不是好事。周晓芸下班路过，穿着卫生院的白褂，袖口卷得老高，脸上有股洗了很多次手之后的干涩。她买了两瓶消毒液和一包饼干，压低声音跟他说，镇里下午开过会，县里要求卫生院把发热门诊那间空屋收拾出来，药房也在清点退烧药和口罩。她知道

的也不多，只说这两天最好看紧点货，外面消息乱，真要传到县里，大家头一个想到的就是抢米抢面。马建国点了点头，问卫生院的药够不够。周晓芸扯了扯嘴角，说清河镇这地方，平时连输液瓶都得掐着算，更别说真碰上大事。 关门前十来分钟，王大发晃进门来，手里夹着一支烟，烟灰掉在地砖上也不睬。他和马建国同岁，在镇中学旁边开着一家小卖部，地方不大，脑子却转得快，镇上谁家婚丧嫁娶，谁家孩子要住校，他总能提早囤上点紧俏货。王大发在货架前转了一圈，看到口罩被搬到显眼处，笑着说，老马，你这反应还是慢了，等明天再卖，这价钱就不是今天的价钱了。马建国把烟灰缸往他面前推了推，说能卖几块算几块，镇上人就这么多，没必要趁火添柴。王大发哼了一声，说做买卖哪有不看风向的，风口都吹到脸上了，还端着老实巴交那一套，迟早让人把货架掏空。马建国没接这句，只把收银小票一张张夹进账本里。他知道王大发说的不是全没道理，可那道理像针，一碰就扎手。 他关了卷帘门，提着保温桶回家，路上风比白天硬了些。小雨坐在饭桌前刷手机，班级群里全是转来转去的消息，有人说省城封路了，有人说超市里的米面要涨到平时两倍，还有人把医院门口排队的视频传得到处都是。陈桂芬把手机从女儿手里抽走，骂她整天看这些吓人的东西，又转过头问马建国，明天要不要多进点货，家里米袋也快见底了。马建国夹了一筷子豆腐，嚼了半天才说，明早先给供货商打电话，能来多少算多少，家里先留两袋米、两桶油，再多留也未必有用。陈桂芬听出他话里的分量，没再追问，只让他晚上别睡太死，手机别静音。 那一夜镇上没出什么事，狗还是照常在巷口叫，远处麻将馆散场时还传来几声骂骂咧咧。可马建国躺在床上，耳朵里总像有卷帘门被人拍响的动静。他想起电视里那些穿防护服的人，想起周晓芸说药房在清点退烧药，想起王大发那句风口吹到脸上，胸口像压了一块没搬上架的米袋。第二天会不会和今天一样，他没有把握。他只知道，等镇上所有人都开始往家里搬东西的时候，最先变薄的不是货架，是人的心。这个念头让他一夜没睡踏实，天刚泛白，他就起身去超市，把后仓的灯先打开了。

第002章_三倍的顾客

第002章 三倍的顾客 第二天刚过七点，万家乐超市门口就站了十几个人。天还带着灰，街边卖早点的摊子才把蒸笼盖掀开，白气直冲到电线杆上，来排队的人却已经把手揣进袖子里，眼睛全盯着卷帘门底下那道缝。马建国把门拉起来时，心里先是一沉，接着又生出一种说不清的烦躁。这些面孔他都认识，平时买一瓶酱油能在店里站半天，今天却都像赶车一样往里挤，购物篮、塑料袋、旧编织袋什么都拿来了，脚步声杂在一起，像一群人涌进一节要开走的车厢。第一个冲到米面区的是刘婶，昨天买过一篮子，今天又扛起两袋二十五公斤装的大米，还把面粉往儿媳妇手里塞，说多拿点，放家里总比到时候哭强。紧跟着进来的老范把桶装水搬了八箱，方便面抓走两整箱，嘴里念叨女儿在县城上班，得给她留点。一个开小饭馆的小伙子更直接，推着平板车就往货架前一横，油、盐、鸡蛋、火腿肠一件件往上码，活像是来抄库。马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手里的扫码枪一刻不停地响，眼前的小票越吐越长，脑子里只剩下数字。九点不到，大米少了十二袋，食用油卖掉二十七桶，方便面少了近一百袋，口罩开出去三箱，连平时无人问津的罐头都被人扫走两排。陈桂芬也被叫来帮忙。她一边装袋一边低声问，照这样卖，到晚上还能剩多少。马建国没有立刻回答，他怕自己一张嘴，心里的算盘就全露出来。平时镇上三

千来口人分散着买，超市里的货像一口慢慢舀的井，怎么也能撑几天；今天这架势像有人把井绳全扔下去，谁手快谁先捞，捞不上来的只能看着井底见泥。他还是照原价卖，没有趁乱往上抬一分钱，鸡蛋每板三十八，食用油五升装六十五，口罩一包十二，和前天一模一样。有人结账时还夸他实在，更多人根本顾不上说话，只顾着盯自己购物篮里漏没漏掉什么。快到中午，王大发从门口探进半个身子，朝里面扫了一眼，嘴角带着笑，像是在看一场早已算准的戏。马建国没空搭理他，直到一阵喧哗从收银台左边冒起来，他才看见是卖熟食的孙嫂和一个年轻媳妇争最后两箱挂面。两个人都说自己先拿到手，谁也不肯松。马建国走过去，把挂面从她们手里各抽出一箱，说按排队顺序来，谁先结账谁拿。年轻媳妇一下红了眼，说自己婆婆前阵子刚做手术，家里男人又在外地，真缺这口吃的。孙嫂抿着嘴不说话，可拽箱子的手没有松。那一刻，马建国忽然发现，货架前的争执已经不是为了一箱挂面，是每个人都在抢一个“我不能比别人少”的位置。

周晓芸中午跑来买面包，头发被帽子压得乱糟糟的。她还没走到收银台，就被几个人围住打听卫生院消息。有人问县里是不是要封城，有人问发烧会不会直接拉走隔离，还有人问外面传的死亡数字到底是真是假。周晓芸被问得脸色发白，只能反复说自己知道的不多，镇里还没出正式通知，让大家别乱传。她结账时朝马建国看了一眼，那眼神里有疲惫，也有警告。她说今天卫生院门口来了不少量体温的人，真正发热的没几个，多半是被新闻吓来的。药房那边最缺的就是退烧药和口罩，再这样买下去，真有病人来时恐怕拿不出东西。这句话像一根钉子，咚地一下扎进马建国脑子里。下午客流稍微缓了点，他终于有空走进后仓看货。平码得整整齐齐的大米已经缺了一小块，像墙角被人一锤锤凿掉。食用油只剩六十多桶，鸡蛋被卖得只余下三十来板，最醒目的还是方便面，原本堆到胸口的纸箱，现在只剩下半人高。他站在仓里，能听见前面收银台的扫码声和孩子哭闹声，心里却像掉进一口空桶，四周都在回响。他给县城供货商老胡打电话，想问明天能不能再送一车来。老胡在电话那头吼得厉害，说他自己的仓库也被人堵了，送货车现在出一趟门得过好几个卡口，谁也说不准能不能回来，让他能卖多少先卖多少，别想着补货像平时那样一车接一车。傍晚时，人群才真正散去。门口丢了一地撕开的纸箱、扯断的塑料绳和踩扁的矿泉水瓶，地砖上全是泥脚印。马建国和陈桂芬弯着腰收拾，腰酸得像灌了铅。陈桂芬把收银抽屉里的现金点了一遍，数目比平时翻了快三倍，可她脸上没有半点喜色，只问了一句，今天卖得多，真是好事吗。马建国抬眼看向半空的货架，没吭声。过去十五年，他见过年关前囤年货，也见过暴雪前抢蔬菜，但没有哪一次像今天这样，人人都像踩着悬崖边买东西，生怕慢一步就只剩空包装。晚上关门时，街上还不时有人往超市方向看，像是担心他夜里会把货偷偷运走。王大发站在自己店门口抽烟，朝他喊，老马，我那边矿泉水已经涨到七块一瓶了，还照样有人买，你这边再这么卖，明天连盐袋子都得让人拿空。马建国拎着锁链，停了停，问他涨这么高，不怕人骂。王大发把烟头弹进水沟，说骂两句算什么，等别人家锅里没米了，骂声还能当饭吃？马建国没回这句。他把卷帘门往下一拽，门板碰到地面的那一瞬，心里冒出个越来越清楚的念头：今天不是风声，今天就是开始了。

第003章_货架上的空位

第003章 货架上的空位 第三天一早，超市里最先显出变化的不是门口的人，而是货架上的空位。马建国刚把灯打开，就看见原本挨得严丝合缝的米袋之间露出一条条缝，挂面区像被谁撕走了一块皮，连洗衣粉和卫生纸这种平时没人急着囤的东西，也少了半排。空位一旦出现，屋里就有了另一种气味，不再是粮油和塑料包装混在一起的厚重味道，而是透风后的凉，像人牙缝里漏进来的冷气。陈桂芬站在门口看了一眼，就说今天肯定比昨天还乱。马建国没否认，他先把后仓里剩下的箱子又搬出来一部分，把货架补得整齐些，至少让人一进门时别直接看见底板。补货的动作只维持了不到一个小时。镇里的消息像从水井里翻上来的气泡，冒得飞快。有人说县里已经封了两个小区，外地回来的都得居家观察；有人说高速路口开始查车，送货司机要登记核酸证明；还有人说省城一家大超市被抢空，连收银台上的口香糖都没剩。马建国知道这些话里有真有假，可他无法像往常那样用一句“别听风就是雨”把场面压下去，因为他自己的电话也在不停响。先是大女儿马小雪打来，说学校临时封楼，食堂限流，辅导员让学生别乱跑。接着是供货商老胡的语音，说今天车出不来，县城批发市场半封闭了，想进货得排到晚上，还不一定能装上车。最后一个电话是跑运输的老关打来的，声音里全是风声和喇叭声，说他在公路口堵了两个小时，前面立了铁栏杆，只放应急车辆，普通货车一辆辆劝返。这些话被马建国听进去以后，他看顾客的眼神都变了。以前人来买东西，是挑自己想要的；今天人往货架前一站，像是在抢一段还能抓得住的日子。一个教小学语文的女老师买了两袋米、三袋挂面、四提卫生纸，结账时还解释说家里并不缺，就是怕明天来不及。一个刚结婚不久的小伙子连着拿了六桶油，陈桂芬忍不住问他家里是不是要开饭店，他尴尬地笑了一下，说岳母让他买，买少了挨骂。更麻烦的是，开始有人替别人代购。收银台前常常一个人推着两辆购物车，嘴里念着这个是给二姨的，那个是给表哥的。马建国一边扫条码，一边感觉自己的手像在给恐慌盖章。中午前后，周晓芸来了一趟，脸色比昨天更差。她买的东西很少，只有压缩饼干和两瓶水，在柜台前站了一会儿。马建国看她嘴唇都干裂了，给她倒了杯温水。她喝了两口，说卫生院今天已经把普通门诊停了一半，院长让他们把观察室腾出来，还把退烧药分开锁进柜子，怕有人来闹。她说到这里，声音压得很低，像怕墙上都长着耳朵。县里有没有真的要封，她说不准；可从昨晚开始，镇上的微信群已经乱得不像样，有人晒出外地抢菜视频，有人说镇上超市和药店只够撑三天，这些话转来转去，最后会变成什么样，谁都拦不住。她临走前又回头叮嘱了一句，药别一次卖空，发热的人要用，孩子和老人撑不住。这句话把马建国顶到了墙角。他不是没想过限着点卖，可一旦开了这个口，谁限多少，为什么限，这些账全要落到他头上。镇上人讲熟，平时熟是好事，谁家孩子升学、谁家老人住院，大家见面都能搭把手；真到缺东西的时候，熟就成了绳子，一圈圈往人脖子上绕。你限了刘婶两板鸡蛋，她会说自己孙子正长身体；你不卖给老范整箱水，他就说女儿还困在县城宿舍。马建国明知道再照这样下去，货架撑不过几天，可他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看着一张张熟脸，嘴里的话怎么都说不硬。下午，王大发那边先出了动静。一个买完东西的小伙子从他店里回来，站在万家乐门口骂骂咧咧，说矿泉水一瓶七块五，方便面三袋二十，连口罩都比昨天翻了一倍。几个人听见后围过去问真假，没一会儿那边就吵起来了。马建国站在门口远远看着，只见王大发叉着腰，嘴唇一张一合，脸上没有半点心虚。最后那群人还是把东西买走了，因为镇上除了这两家店，别处更凑不齐。陈桂芬小声说，要不咱也涨一点，不然货走得太快。马建国摇摇头，他知道涨价能让出货慢下来，可钱在这时候像一层糊在墙上

的纸，摸着有数，真挡不住风。晚上九点多，马小雪又打来电话。宿舍里灯关了，她压着嗓子说学校已经不让学生随便出楼，超市限流，买东西要排长队，辅导员说尽量别让家里人担心。马建国拿着手机走到窗边，看街上还有零零散散的人影，心里像被谁抓了一把。他这个当爹的离女儿几十公里，却连给她送一箱牛奶都办不到。挂了电话，他回到后仓，翻出纸和笔，把剩余库存一项项记下来：大米三十四袋，面粉二十五袋，食用油五十一桶，方便面四百二十多袋，挂面一百四十把，口罩剩四箱半，退烧药十二盒，一盒也没动。他盯着那十二盒药看了很久，耳边响起周晓芸的提醒，手指在纸面上停住，没有再往下写。夜深时，超市里安静得只剩冰柜压缩机的嗡鸣。马建国站在空了一截的货架前，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新闻里那种大事，不是靠声音落下来的，而是靠一块块被搬空的货架、一通通打不通的电话、一张张说着“多买点总没错”的脸，慢慢压到人头上的。清河镇还没有封，可镇上的人已经先学会了害怕。比起外面那种看不见的病，他眼下更怕的是另一种东西，那东西在每个人心里涨得比消息还快，一旦涨满，货架上的空位就会一路空到人和人之间去。

第004章_公路口的铁栅栏

第004章 公路口的铁栅栏 第四天清早，马建国没有直接开门营业，而是先把超市钥匙交给陈桂芬，自己开着那辆用了七八年的白色面包车往县城方向跑。他前一晚和老胡通了三次电话，都没得到准话，只听见一句“你要是能自己过来看看就看看”。这话在平日里不算什么，在眼下却像一根救命绳。他想着哪怕拉不回一整车货，能带几袋米、几箱面也行，总比站在店里看人把货架掏空强。路上经过镇中学和卫生院时，他看见门口都贴了新通知，红纸黑字，写着减少聚集、外来人员登记、发热及时上报。到了清河镇通往县城的公路口，他才明白老关在电话里那句“立了铁栏杆”是什么样子。路中央横着几段临时焊好的铁栅栏，旁边停着警车和乡镇执法车，几个穿反光背心的人拿着本子，一个个问司机从哪来、到哪去、运什么。队伍排了二十多辆车，货车居多，也有几辆私家车，所有人脸上都带着同一种焦躁。马建国把车停在路边，走上去打听，轮到他时，工作人员只看了看他的驾驶证和行驶证，就说现在普通货运暂缓通行，县里市场正在调整，民生保供车辆要统一备案，没有手续一律不能进。马建国解释自己镇上开超市，货卖得快，想去拉点米面油回来。对方显然听了太多同样的话，只重复一句，先回去等通知。他站在路边没走，想等老胡从县城那头想想办法。前面有个司机急了，跟执法的人吵起来，说自己车上装的是纸尿裤和奶粉，不是乱七八糟的货，为什么也不让进。那边的人也烦，声调一下抬高，说现在谁不说自己拉的是急用物资，要都放进去，前面更堵。马建国听着这些话，心里往下沉。他原先还抱着一点侥幸，觉得封一封大城市，下面的小镇总还有空子可走；真站在这道铁栅栏前，他才看出来，清河镇和外面隔开的，不光是一段路，是一整套已经开始收紧的秩序。老胡在十点多回了电话，人正在批发市场门口，语气比前两天还急。他说市场里只开了半边，能进货的商户少，车更多，谁也顾不上他这种往小镇送的小单子。米面油不是没有，是出不来，库房要登记，装车要登记，司机出去以后能不能回去还得再看。老胡劝他别在路口耗着了，回镇上先稳住，能省着卖就省着卖，县里这几天要是再出正式通知，别说拉货，连人都未必能随便进出。电话挂断后，马建国坐回车里，手扶着方向盘，过了好一会儿才发动。他来时还想着拉货，回去时后备箱空得能听见铁皮震动，像在嘲笑他这一趟没把任何

东西带回来。回到万家乐超市时，门口已经排起了队。陈桂芬额头上全是汗，隔着人群冲他喊，鸡蛋卖没了，水只剩几十箱，口罩有人一买就是两三包，再不管就守不住了。马建国走进店里，一眼就看见货架上的缺口比早晨更大，米面区已经露出了白色底板，饮料柜里整排整排的空洞像被谁咬出来的。顾客看见他两手空空从外面回来，立刻追着问县里是不是封了，还能不能进货，是不是明天就全断了。马建国只能说还在协调，别急，可他自己嗓子里都没有底。中午饭是陈桂芬在后仓草草热的，夫妻俩一人扒了几口盒饭，连筷子都没停稳。她说再这么卖下去，家里那两袋米根本不够，得先给小雨和小雪留一点，不然到时候啥也没有。马建国知道她说得对，问题是只给自己家留，良心上过不去；给别人也留，留给谁、不留给谁，又是另一笔算不清的账。他把饭盒往边上一推，拿出昨天写了一半的库存单，重新核了一遍。数字比昨晚又矮了一截：大米二十八袋，面粉二十一袋，食用油四十三桶，方便面三百五十多袋，挂面一百来把，退烧药还锁在抽屉里。他看着这些数，忽然生出一个此前从没认真想过的念头，超市不是卖货的地方了，至少这几天不是，它正在变成清河镇最后一处还算像样的粮仓。下午三点左右，王大发过来串门，手里拎着一瓶刚开封的矿泉水，神情比前两天更松快。他看见马建国的脸色，反倒笑了，说我早就讲过，卖东西不能只讲良心，还得讲时机。今天我那边一袋挂面十块，照样有人抢，你这边还守原价，等于拿自己库存给全镇填坑。马建国问他是不是已经断了补货。王大发耸耸肩，说断不断都一样，反正现在谁手里有货，谁说了算。他说完还压低声音，问马建国要不要把后仓那些药和口罩先藏起来，等再过两天，价钱能翻好几番。马建国盯着他，半天才说，我这店不是赌场。王大发笑意收了些，撂下一句，你就是心太软，等人家来抢的时候，看你还讲不讲这个。傍晚关门时，镇政府的大喇叭忽然响起来，通知所有居民减少外出，理性采购，不信谣不传谣，具体安排等后续通告。声音从街头到街尾回荡了三遍，非但没让人安心，反倒像把所有人的心一下吊了起来。马建国拉下卷帘门，听见外面还有脚步和说话声，谁也不愿意走远。他回到后仓，把剩下的米面油一件件摸过去，掌心蹭到包装袋上的灰，心里不踏实。公路口那道铁栅栏不在他眼前了，可他知道，真正把人拦住的东西，已经跟着他回到了镇上，立在每个人家门口，也立在他这家超市里。接下来他要做的，不再是等货进来，而是决定现有这些东西该怎么撑过未知的日子。这念头一落定，他连晚上风声都顾不上听，只想赶紧把库存重新算一遍，算到每一袋、每一盒、每一瓶都不出错。

第005章_盘点纸上的数字

第005章 盘点纸上的数字 第五天一早，清河镇的大喇叭比往常提前了半个小时响起来。声音带着电流杂音，从镇政府楼顶一路刮过主街，通知所有居民非必要不外出，外来车辆一律登记，学校停课，集市暂停，沿街商户只保留粮油药品和生活必需品供应，其余门店临时关闭。话说得很官方，落到街上却只有一个意思，镇子被按住了。马建国站在超市门口听完三遍通知，手里还捏着卷帘门锁，半天没有往上拉。陈桂芬看他没动作，问今天还开不开。马建国朝里面望了一眼，货架上的空缺像一块块露出来的骨头，越看越心慌。他说先不开，得把仓里的数算明白。陈桂芬知道这话有多重，点了点头，转身把门里那道玻璃推拉门也锁上。可门一锁，人并没有散，反而更多了。有人拍卷帘门，问是不是偷着涨价；有人贴在玻璃上往里看，像怕他连夜把货转走；刘婶隔着门缝喊，说自己昨天没买到鸡蛋，家里老人吃

不下饭，求他开一下。马建国听着这些声音，心里像有砂纸在磨，却还是把头埋进后仓，蹲在米袋和油桶中间，一项项清点起来。清点到中午，他才知道事情已经到了什么地步。大米二十八袋，每袋二十五公斤；面粉二十一袋；食用油四十三桶；方便面三百五十六袋；挂面一百零三把；火腿肠十二箱零七包；饼干和面包类不到二百件；盐一百零二袋；白糖六十一袋；鸡蛋全空；退烧药十二盒，感冒药十六盒；口罩剩四箱半；酒精和消毒液加在一起不过三十来瓶。账面看着还不算见底，真换算到人头上就发凉。清河镇常住人口三千左右，算八百来户，一袋大米拆开卖也撑不了几天。马建国坐在小板凳上，用圆珠笔在纸上写写划划，把米、面、油折成斤数，又把全镇大概户数和人口往下列，越算越觉得纸面上的数字像一口越挖越深的坑。李德福中午提着一壶热水过来，帮他把后仓门顶住。两人认识二十多年，平时谁家换灯泡、修水管，喊一声就到。李德福看着满地清单，说你总算知道不能再敞着卖了。马建国嗯了一声，把纸递给他看。李德福扫了几眼，眉头一下拧紧，说按这个数，真要拖上十天半个月，镇上人连粥都分不匀。他嘴上这样说，下一句却转到了自己家，说他女婿在工地宿舍回不来，家里四口人，能不能先给留两袋米。马建国抬眼看了他一下，说现在谁都想先留，真开始留，就没头了。李德福有点讪讪，端起水杯喝了一口，半天才嘟囔一句，日子一乱，谁还能全照大道理过。下午一点多，马小雨背着书包从楼上下来，说班主任通知停课，改成线上打卡。她年纪还小，对封锁两个字没有真正概念，只问是不是能在家多睡会儿。陈桂芬瞪了她一眼，让她别添乱，自己却把马建国叫到一边，说家里的米面也要算进来，不能只顾着外面。马建国知道她这话没错，于是把家里现存的两袋米、一桶油、半箱挂面也记进另一张纸，旁边还写了大女儿小雪在学校的情况。电话里说学校食堂还开着，可他心里没底。纸上的数字越来越多，他却越算越清楚，不是货少了，而是他再也不能把这些东西当成普通商品。下午三点，他才把卷帘门拉开一半，让外面的人先别挤，一个个进。很多人一见门开，脚就往里冲。马建国站在门口，没有像前几天那样直接让大家自选，而是先把手里的本子举了举，说今天先不急着想买，我得把规矩想明白，不然谁都撑不过去。话一出口，人群先静了一瞬，接着就炸开。有人说做买卖哪来这么多规矩，有钱就该卖；有人说镇上又不是只有他家一家人要吃饭，凭什么由他定；也有人低声问，是不是县里真的进不来货了。马建国没往下解释太多，只放进来十来个人，把米面油这些紧俏货都先拦在手边，只卖酱油、醋、卫生纸、饼干这类东西。骂声断断续续传进耳朵，他没吭，手指却把本子边角捏得发白。傍晚的时候，周晓芸来拿卫生院订的东西。她开了一张小条子，上面写着口罩两百只、酒精八瓶、退烧药两盒、压缩饼干十包。马建国看着那张条子，心里一阵发紧。按平时，这点东西算不上什么，今天拿出去却像从自己身上剜肉。他没有讨价还价，照单给她装好，只在药上多问了一句，卫生院现在发热的人多不多。周晓芸说数量还不算爆，可老人和孩子已经开始多起来，真要等到药柜空了，再有病人来就只能硬扛。她说完看见马建国手里的清单，问他是不是准备限购。马建国点头，说不这么干，后面就是抢。周晓芸沉默了片刻，只说了一句，早一点总比晚一点好。夜里关门后，马建国把那张清单重新誊了一遍，纸上分成几列，写着户名、人数、老人、孩子、已购粮油、药品备注。他写得很慢，像是在给镇上的混乱先钉一块木板。他清楚，这套法子未必能让所有人服气，也未必真能撑太久，可眼下除了数字，他已经抓不住别的东西了。陈桂芬端来一碗热汤面，放在他手边，说你要做就做到底，别今天立规矩，明天又心软。马建国看着本子上密密麻麻的格子，想起白天李德福那句“谁还能全照大道理过”，心里没有反驳。大道理在这种时候没什么用，能顶用的是一支笔、一张纸，和他肯不肯

把熟人情面往后压一压。等他把最后一格画完，窗外已经黑透，超市里所有的灯都照在那张纸上，像照着他接下来要扛的日子。

第006章_门口那张限购单

第006章 门口那张限购单 第六天，万家乐超市门口贴出了一张手写的白纸。纸是从整箱方便面的外包装里拆下来的，边缘还卷着，字却写得很用力，粗黑一排挨着一排：大米每户每次限购五斤，面粉每户每次限购五斤，食用油每户每次限购一桶，挂面两把，方便面十袋，盐一袋，白糖一袋，口罩五只，药品按卫生院登记优先。价格照旧，不涨。另加一条，必须登记户名、人数和联系电话，重复购买按账本核对。白纸贴在玻璃门上，风一吹，角落不停翘起，看着单薄，却比卷帘门还硬。马建国开门前先把这张纸又看了一遍，怕漏字，也怕自己后悔。陈桂芬站在旁边，手里攥着一摞提前裁好的纸条，等着给进门的人登记。李德福也来帮忙，在门口画了一条粉笔线，让大家别一下挤进来。人群最开始还只是议论，等看清“价格照旧，不涨”以后，声音更杂了。有人说老马这是怕被举报，故意装样子；有人说他还算有点良心；也有人盯着“登记”两个字，满脸不耐烦，觉得买个东西还要写名字，像犯了事。马建国没急着解释，只把收银台搬到靠门的位置，自己站在最显眼的地方。第一个闹起来的是卖鱼的郭二。他家平时人口多，兄弟三家住在一个院里，一见限购五斤米就把脸拉下来了，说你这点东西够谁吃，两顿饭都顶不住。马建国问他现在一共几口人，郭二掰着手指算，算到最后又把住在老屋的叔叔也算了进去。马建国听完，把账本往前一推，说你把院里几户分开写，我按户给，不按嗓门给。郭二当场就火了，说街坊这么多年，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。马建国抬头看着他，声音不高，却比平时硬，面子能吃几天，你今天多扛一袋，后面有人就得空手。郭二还想吵，被后面排队的人催了几句，只能骂骂咧咧把五斤米和一桶油拎走。更难办的是那些想拿钱压规则的人。上午十点多，一个在外地包工程的小老板开着越野车过来，现金都不掏，先把手机里余额给马建国看，说自己愿意按三倍价格买二十袋方便面、五桶油、十袋大米，钱马上转。马建国盯着他屏幕上那串数字，心里并不是一点波动都没有。超市空了要再进货，家里后面怎么过，哪一样不要钱。可他转头看见玻璃门外排着的十几个人，还是把手机推了回去，说这不是多少钱的事，是我卖给你这些，后面的人连袋面都没有。那人脸上的笑一下冷了，问他是不是当自己是镇长。马建国说我不是镇长，我就是管着这点货的人。药柜那边的规矩更惹人不满意。周晓芸一早就送来一张卫生院盖章的小名单，写着几个有老人、孕妇和长期服药病人的家庭。马建国按名单优先留了三盒退烧药、两盒感冒药和一小箱口罩，放在收银台下面。中午有个男人带着七八岁的儿子来买药，孩子倒没发烧，男人自己先急得额头冒汗，说家里得备着，不然真烧起来就晚了。马建国问有没有卫生院登记，对方摇头，说现在谁还顾得上慢慢排。马建国把柜门按住，没有卖。男人的脸一下涨红，指着他骂，说你把药藏着就是想抬价。陈桂芬在边上气得直发抖，差点要回嘴，被马建国拦住。他知道这时候解释越多，越像狡辩，只能重复一句，先去卫生院登记，真有需要，不会不给。到了下午，王大发也跑来看热闹。他站在门外看了一会儿，把那张限购单从头读到尾，笑得肩膀都在抖，说老马，你这是开超市还是开粮站，登记、核账、按户分，哪一样不是给自己找事。旁边几个排队的人听见，脸色更不好看，像是突然想起来，自己站在这里受规矩，转头去王大发那边，掏足钱也许能多买。王大发

像故意挑着人心说话，扯着嗓子告诉大家，他那边货虽然少，至少不用签字按手印。马建国没被他带着走，只让李德福把队伍往前挪，自己继续登记。等王大发走远，他才看见人群里有几个人真掉头去了中学那边。陈桂芬心里发急，问这不是把生意往外推吗。马建国低头在账本上写下“刘秀琴，三口人，米五斤，面五斤，油一桶”，写完才说，现在争的已经不是生意。天快黑时，账本已经记了厚厚几页。马建国把每户买走的东西都写得细，连哪家领过口罩、哪家家里有长期吃药的老人都标出来。写着写着，他发现那些平时模模糊糊的人情关系，落到纸上只剩几行硬邦邦的字。谁家六口人，谁家只有一个独居老人，谁家男人在外地回不来，这些情况他原本都靠脑子记着，现在全得靠笔留下痕。临关门前，李德福站在门口喘了口气，说今天至少没像前几天那样乱抢。马建国点点头，可手心全是汗。秩序并没有真的立住，它只是勉强被一张纸拴住了。晚上吃饭时，马小雨问他为什么同学妈妈在群里骂他，说他限购是假仁义，真正有门路的人一样能多拿。马建国夹菜的手顿了一下，问她是怎么知道的。马小雨把手机递过去，家长群里果然有人阴阳怪气，说万家乐表面不涨价，骨子里还是做戏，真正缺货时迟早也会变脸。陈桂芬看得来气，骂这些人嘴上厉害，白天买东西时一个比一个抢。马建国把手机放下，没有接话。他心里很清楚，门口那张纸拦得住东西，不一定拦得住猜疑。可事到这个份上，他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要么让所有人一窝蜂把货抢空，要么挨着骂把东西尽量拖长一点。他吃完饭又回到超市，把限购单的胶带重新压实。

第007章_想整箱带走的人

第007章 想整箱带走的人 第七天早晨，天阴得很低，像有人把一口旧锅倒扣在清河镇上面。万家乐超市门口的队伍比昨天短了些，却更难缠。真正缺东西的人已经摸清了规矩，拎着袋子和户口本来排队，嘴上不多说，眼神都落在手里的号码纸上；那些觉得自己有办法的人，则开始绕开正门，专挑马建国忙的时候往里钻。刚开门没多久，一个戴鸭舌帽的年轻男人就从侧门口晃进来。他在货架前转了两圈，开口就问后仓还有多少方便面和桶装水，说自己可以整箱拿，价钱好谈。马建国一听就知道这不是来正常买东西的。他问对方住哪一片，对方含含糊糊，说自己在镇西租房，平时给饭馆送货。马建国顺着他的话往下问，哪家饭馆还开着。年轻人卡了一下，脸色立刻硬了，说问那么细干什么，你卖货我给钱，不就行了。马建国把他面前那箱方便面往回挪，说登记去前面排队，按户买。年轻人笑了一下，笑里全是试探，从兜里摸出一沓现金，厚厚卷着，说哥，我不让你白忙，按你牌子上的价走，另外再给你两千辛苦费，我今天就拉走十箱面、十箱水，不在这儿惹人眼。马建国心口猛地一缩，像被人抓住了最软的一块地方。两千块在平时不算大钱，放在眼下却足够让很多人动心。陈桂芬站在收银台后面，手上动作都停了，显然也听见了。马建国只犹豫了很短一瞬，就把那沓钱推回去，说你要真拿走十箱面，后面十户人家今晚就没得吃。年轻男人脸上的笑慢慢收起来，声音压低了，说别把自己说得太高尚，镇上谁不知道，王大发那边早就整箱卖了，价高者得，痛快得很。马建国说别人怎么卖我不管，我这边不行。年轻男人盯着他看了几秒，最后把钱重新塞回兜里，转身时扔下一句，规矩立得太死，迟早得砸你自己头上。这件事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，没多久就激起一圈圈涟漪。上午十点，王大发亲自来了，手里提着一袋花生米，像串门一样靠在收银台边上。他没有遮掩，开口就问马建国愿不愿意把后仓的口罩和

消毒液匀一半给他，价格按平时三倍算，现金现结。他说得轻巧，像在帮人出货，脸上的表情却很笃定，笃定马建国总会在某个时刻撑不住。马建国把账本合上，说你赚你的，我守我的，别来打这个主意。王大发啧了一声，说你守得住今天，守不住明天，等真有人砸门，你还不如早点把值钱货变成钱。马建国看着他，想起这几天越来越多掉头去王大发店里的人，心里不是不窝火，可嘴上只回了一句，我把东西卖给想倒卖的人，比砸门还脏。中午前后，真正把他逼到更难堪位置的，是李德福带来的一个亲戚。那是李德福妻弟家的儿子，刚从县里工地回来，身上还穿着反光背心，开口就要两桶油和一整箱火腿肠，说家里住了七八口人，老人孩子都靠他。李德福站在旁边帮腔，说这孩子平时不容易，现在断了工，也没法出去买，能不能通融一回。马建国翻开账本，看了看这家昨天已经买过五斤米、五斤面和一桶油，就把账本往他们面前一摆，说不是我不认这个亲，是我今天给了，明天别人也来讲亲。李德福脸色有点挂不住，声音沉下来，说你现在连我这点面子都要驳？马建国被这句话顶得胸口发闷，可还是把火腿肠箱子推回货架，只给他们按规矩多添了两包饼干。李德福拎东西走时，脚步重得像在跺地。下午，一个抱孩子的女人把局面拉回到另一边。她孩子才一岁多，奶粉快见底了，跑了镇上几家店都没找到合适的牌子，只在万家乐后仓角落翻到两罐。她抱着孩子站在收银台前，嘴唇干得起皮，说自己不是想多拿，只求先买一罐，另一罐能不能给她留到后天。马建国看着孩子在她怀里睡得满头汗，心里那股绷着的硬劲忽然松了一个口子。他把两罐都拿下来，只卖给她一罐，另一罐在账本上写了名字和电话，放到柜子最里面，叮嘱她两天后再来拿，别人问起就说没有了。女人连着说了好几声谢谢，抱着孩子往外走时，背影单薄得像一张纸。马建国站在原地，忽然明白自己的规矩不是为了让所有人都一样，而是为了让真正急的人还有东西能用。可这种判断越往后越难做。下午快关门时，侧门那边传来一声闷响，像有人用脚踹了铁皮。李德福赶过去看，只看见巷口有两个背影跑远，地上掉了一截塑料绳。陈桂芬脸都白了，说是不是上午那个想整箱带走的人找来报复。马建国没有追出去，只把侧门里外又加了一道铁链。他知道这一下不是要真破门，更像是在试，试他的门硬不硬，心会不会乱。王大发那句“迟早得砸你自己头上”又在耳边冒出来，让他后背直发凉。夜里算账时，今天收的钱比前几天少了很多，账本上登记的户名却比昨天多了一页。马建国坐在小凳子上，把每一笔卖出去的东西都核了一遍，眼睛越来越涩。他忽然发现，自己这几天不是在卖货，是在不断拒绝人。拒绝整箱拿走的人，拒绝想用钱砸开口子的人，拒绝熟人讲情，甚至还要拒绝家里人那种“要不要多留一点”的念头。每拒绝一次，他心里就像多压一块石头。可真让他把货一车车、一箱箱交出去，他又知道后面的下场会更难看。外面的天已经黑透，卷帘门上偶尔传来风刮纸片的声音，他盯着门口那张限购单，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，守住规矩不是把话说硬，而是得扛住越来越多人的恶意和失望。

第008章_广场上的白帐篷

第008章 广场上的白帐篷 第八天上午，镇政府广场上搭起了三顶白帐篷。那地方平时办庙会、搞宣传、偶尔发点化肥补贴，人一多就闹哄哄的；这一次却安静得发紧。帐篷下面摆着长桌，桌上压着登记表、印泥、一次性口罩和几支绑了红绳的圆珠笔，旁边还立着一块临时牌子，写着“生活物资需求登记处”和“特殊家庭信息采集点”。马建国是看见大喇叭通知后过去的，手里带着自己的账本，想着听听

镇里有没有新安排，也想知道县里到底还能不能往清河镇送东西。一路上他遇见不少熟人，大家手里都攥着身份证、户口本复印件，走得很快，谁都不愿意落在后面。广场上排了两条长队，一条登记粮油需求，一条登记药品和特殊情况。队伍里大多是老人和女人，年轻男人少，一部分还卡在外地回不来。有人拿着小板凳，有人抱着孩子，更多人什么都没带，只把口罩拉得很紧。马建国站在队伍旁边，先看见周晓芸在药品登记那边忙得脚不沾地。她身上套着一次性隔离衣，额头汗津津的，正一遍遍解释什么叫慢性病、什么叫急需药物、什么情况才能优先。隔着两张桌子，李德福也在另一头排队，手里夹着几张纸，看见马建国时抬了抬下巴，算是打招呼，神色却不太自然，像昨天那点不快还压在心里。书记在白帐篷中间拿着喇叭反复讲，县里已经协调到一批保供物资，但数量有限，今天先摸底，明天按户发放，优先老人、病人、孕妇和有小孩的家庭。听的人表面点头，心里却都在算，所谓保供到底能有多少。马建国挤到桌边时，负责登记的工作人员认识他，问他超市现在还剩多少货，能不能配合镇里临时调一部分出来。马建国没有立刻答应，只把账本翻开给对方看，米面油剩多少、药剩多少，一项项都写着。对方看了几眼，脸色也沉下去，说县里批下来的那点东西大概只够每户发一小包菜和几斤主食，真要完全靠官方顶住，眼下办不到。马建国听到这里，胸口像被什么堵住了。他原先还想着镇里起码能接一把，现在才知道，这把手也虚。中午过后，一辆厢式车总算开进了广场，车厢门一拉开，里面是几筐白菜、土豆、白萝卜，还有成捆的挂面和一批最便宜的瓶装水。数量少得可怜，连广场边上围观的人都看得出来不够。发放还没开始，队伍已经起了骚动，有人说一车东西塞牙缝都不够，有人问为什么早不送、是不是前面有人先分走了。书记拿着喇叭喊大家别挤，按登记顺序发，每户先领一份基础包：挂面两把、土豆三斤、白菜一棵、白萝卜一根、瓶装水四瓶。听见这个数，队伍里有人当场叹气，有人干脆蹲下去抱着头，像是连发火都懒得发了。马建国站在旁边，看着一份份基础包被递出去，脑子里却在飞快地对照自己的库存。镇里这一车东西发完，最多让人家锅里多响两天，而接下来真正继续扛着的，还是像他这种手里还留着一点货的人。王大发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，站在人群外头看热闹，嘴里嗑着瓜子，跟旁边人说这点菜发了还不如不发，折腾一圈图个样子。马建国听见了，没有搭理。他发现更让人难受的不是王大发这种趁火的人，而是很多排队的人脸上露出的那种木，像已经不再相信任何通知，只是凭本能站着，能领一点是一点。轮到李德福领东西时，他拎着那点土豆和挂面，脸色很难看，转头就去问工作人员，登记了那么多口人，怎么就发这点。工作人员被问得满头汗，只能说后面还有下一批。李德福没再闹，却在经过马建国身边时压着火气说了一句，照你那样限，也限不出多少活路来。马建国听了，嘴里发苦，却没有回。他知道李德福不是专门冲着自己来，而是眼下谁都找不到更大的出口，只能把怨气往最近的人身上推。下午快散场时，周晓芸把他拉到帐篷后面，递给他一张新名单。上面添了几个发热家庭，还有两个长期服药的老人，其中一个正是刘婶家的老伴。周晓芸说卫生院的退烧药只剩下四盒，明后天要是再补不上，恐怕只能按症状先紧着重的来。她说这话时眼圈都是红的，连站姿都带着撑出来的硬。马建国接过名单，手心立刻发热。他知道这张纸一入账本，等于又多了几家必须留东西的人，可他现在的货已经压得快见底。周晓芸像是看透了他的难处，只说了一句，你守住账，至少比乱着来强。她说完就回到桌边，继续给排队的人量体温、填表，像一台不能停的机器。回超市的路上，主街两边大半店铺已经关了门，卷帘门上贴着停业通知，整条街像突然老了十岁。马建国打开超市后仓，重新核库存时，发现自己手里的主食已经只剩下一点像样的底子，大米二十袋出头，面粉十五袋，食用油三十来桶，方便面不到三百袋，挂面也只剩几十把。数字写在纸上很冷，落到人身上就更冷。他把白帐篷那边

的登记情况和新名单一并抄进账本，心里一点也轻松不起来。镇政府今天搭起了帐篷，发了第一轮东西，表面像是有人接手了，可他很清楚，那只是告诉所有人，后面的日子会更难。等他合上账本时，天已经擦黑，广场那几顶白帐篷在远处还看得见一片灰白，像几块挂在镇子上的旧纱布，遮不住伤口，只能让人知道伤口确实在那儿。

第009章_剩下的半仓面粉

第009章 剩下的半仓面粉 第九天，超市后仓看上去比前几天更空了，不是空得一眼见底，而是空得让人心里没着落。以前米袋和面袋堆得分层分列，人站进去会觉得地方逼仄，如今大半地面都露了出来，只有角落里还靠着十几袋面粉和一排食用油，像退潮后剩下的浅滩。马建国把卷尺一样的目光一寸寸扫过去，最后停在那半仓面粉上。面粉袋子被搬来搬去，边角都磨白了，平码得也不再像开头那几天那样整齐，斜斜歪歪靠在墙边，看着不像货，更像一堵随时会塌的小墙。广场那次基础包发放并没有让镇上安稳下来，反而让更多人明白，指望外面一车车送东西来并不现实。昨天领到白菜和挂面的几户人家，今天又拎着袋子站到了万家乐门口。有人说菜叶子一顿就炒没了，有人说家里五口人，那点挂面连一锅都下不满，还有人把账本上自己前几天的购买记录背得清清楚楚，生怕马建国少算一回。门外排队的人不再像前几天那样吵闹，声音低了，脸色却更难看，像锅里火越来越旺，锅盖反而被压得更紧。马建国知道这种安静不是好事，安静往往说明大家心里都在盘算更硬的办法。他把营业时间改成了早晚两段，上午开两个小时，傍晚再开一个半小时，中间关门盘货，也让人散开些。限购单也重新添了字，大米每户每次四斤，面粉四斤，挂面一把，方便面六袋，食用油仍是一桶，但十岁以下孩子多的家庭可以在登记后多领两包饼干。陈桂芬看着他改数字，问是不是压得太狠。马建国说不压不行，手里就这点货。说这话时他心里其实有另一笔账没说出口，粮油还能拆着卖，真正让人发慌的是药和水。桶装水只剩下十来桶，瓶装水不到四十箱，镇上多数人家还能烧自来水，可谁也不知道哪天水站出问题；退烧药还剩九盒，感冒药只余十一盒，每拿出去一盒，他都像在往后面的日子里挖个洞。上午的队伍里冒出了更多从前不会来求人的面孔。最扎眼的是镇中学教体育的赵老师，平日里在操场上说话像打鼓，这会儿站在货架前，手里只拿了两袋挂面和一包最便宜的饼干，结账时还低声问能不能先欠着，下个月工资发了再补。他家里老人常年吃药，前阵子刚给老人住院垫了一笔钱，现在手头一下转不过来。马建国看着账本犹豫了几秒，还是把那一页翻过去，说先记着，人先过日子。赵老师连连点头，眼睛红得很快，转身时把背挺得很直，像生怕别人看见他欠账。马建国记下这笔赊账，手指在纸边摩挲了一下，忽然明白缺货最难看的地方，不是架子空，而是让以前抬得起头的人也得低头。中午关门后，李德福坐在门口小板凳上抽烟，烟头掐得很碎。他这几天常来帮忙，嘴上还是有怨气，腿却没有真撤。马建国把剩余库存报给他听，大米十六袋，面粉十三袋，食用油二十七桶，方便面二百一十袋，挂面五十来把，火腿肠八箱，盐八十多袋。李德福听完半天没说话，最后只问一句，县里真一点信都没有？马建国摇头。他昨晚接了老胡一个电话，说批发市场里的人都在等保供名单，小镇单独补货基本轮不上，至于外面传的“明后天就有救援车进来”，老胡让他别信，谁也没敢拍胸脯。李德福把烟头扔进矿泉水瓶里，骂了一句娘，说人心快扛不住了。马建国没接，他知道最扛不住的往往不是肚子，而是盼头。下午休息那几个小

时，马建国没有回家睡觉，而是拿着账本重新算每户已经买走的东西。账记得越细，他越发现清河镇像一张被人拽紧的网，哪一处一发力，别处都会跟着绷。刘婶家老人要吃流食，挂面比米更顶用；郭二家人口多，油盐走得快；卫生院那边又新添了两个发热孩子，周晓芸刚刚打电话来，让他无论如何先留两盒退烧药。可账本上没有哪一行写着“谁的难处更值钱”，所有情况最后都得由他一个人拿捏。陈桂芬看他盯着纸发愣，端来一杯浓茶，说你别把自己熬垮了，镇上没人替你扛。马建国端起茶喝了一口，只觉得苦味顺着喉咙一直往下沉。傍晚那场营业比上午更压抑。一个老太太拿着基础包里发的白萝卜来换米，说家里牙口不好，实在咬不动。有人在门外压着嗓子议论，说王大发那边现在一桶油卖一百二，还得搭着买烟；也有人说老马这是装公平，等东西更少的时候，照样会先顾自己家。马建国听见了，没有抬头，手里照旧按账本划线。轮到刘婶家时，他看见名单上新添的“老伴长期吃药”几个字，就多给了一包苏打饼干。后面立刻有人不服，说不是限购吗，凭什么她家能多拿。马建国把账本合上，说这是按卫生院名单来的，不服可以去卫生院问。那人还想顶两句，被后面排队的人挤开了，可那股不满并没有消失，只是像灰一样落在每个人肩上。夜里清点完最后一笔，马建国站在那半仓面粉前面，听见楼上传来小雨上网课的读书声，听见陈桂芬在厨房洗碗，听见街口远远有人争吵。声音都很普通，放在平日里一点也不刺耳，此刻却像一根根细针扎在他身上。他知道自己离真正见底还差几天，可比见底更早到来的，是镇上那种“救援也许不会来了”的念头。这个念头一旦在大家心里落稳，后面再守规矩就会越来越难。他伸手拍了拍最外面那袋面粉，掌心沾了一层白粉，像抓到一把撑不了多久的雪。

第010章_账本比货更重

第010章 账本比货更重 到了第十天，马建国发现超市里最值钱的东西已经不是货，而是那本被他翻得起毛的账本。货会一袋袋少下去，账本上的字却越写越密，谁家领过米，谁家拿过药，谁家上回多给了一包饼干，全在上面留着痕。前几天还有人嫌登记麻烦，这两天反倒有人一进门就先把账本往收银台上找，像是在看自己还能不能从里头抠出一点活路。马建国把账本放在手边，比放钱还近，因为他心里明白，接下来让人服气的不是价格，而是这本账能不能尽量写平。他把配给又细了一层。原来按户发，现在要看人数和情况。一人户一次给米两斤或面两斤，二到三人户四斤，四人以上六斤，孕妇和两岁以下孩子家庭可以在名单上做标记，多领一小包饼干或一瓶牛奶，但必须隔两天再来。药完全不摆出来，只在收银台下面锁着，凭周晓芸那边的登记和症状说明发。李德福一边帮忙维持队伍，一边看他往纸上添新规则，忍不住说你这都快赶上发赈灾粮了。马建国说不细不行，东西比人少，越粗就越容易乱。李德福没再吭声，只把队伍往后压了压。难处也跟着细了起来。上午第一个进门的是一个独居的老木匠，拄着拐，耳朵背，进门就说自己只要半斤盐和一把挂面。马建国翻账本，看到他上回已经拿过两斤米，按理今天不该再给主食。可老人站在那儿，棉袄袖口都磨开线了，反复说自己记性差，米放在哪里都忘了，家里能下锅的只剩半碗红薯干。马建国盯着账本那条记录，心里拧成一团，最后还是多给了他一把挂面，旁边备注一栏写上“特殊补一次”。他刚写完，后面排队的女人就探头看见了，立刻问为什么老人能多拿，自己家两个孩子却不行。马建国只能把账本合上，说家里情况不同，别挤在门口吵。可账本一合上，猜疑就更重。中午时分，刘婶和郭二在门口吵起来，一个说自己家老人得病，凭什么不给多留

油；一个说自己家人口多，别人一人吃两口就够，他家锅都盖不住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谁都能从自己那笔难处里找出一条先领的理由。马建国从柜台后面走出来，先让李德福把队伍分开，再把账本摊到桌上，一页页念已经领过的记录。念到一半，他自己都觉得难堪，像在当众揭每家的短。可不念更不行，不念就谁都觉得他偏心。刘婶最后红着眼圈拎着东西走了，郭二嘴里还骂骂咧咧，可也没再往前冲。李德福站在边上看着，低声说你这账本，比货还重。马建国没有回，只觉得手腕发酸，像那本子真有分量。下午周晓芸来送新名单，脚步比前几天更急。她说卫生院病床没住满，观察室却快坐不下了，多半不是重症，是家里没有药、没有主食，老人和孩子一发热，全家都慌。她把名单压在收银台上，指了指其中一户，说这家孕妇八个多月，男人在外地，岳母腿脚不好，家里昨晚断了油，能不能给她先留一桶。名单下头还有另一户，孩子才六岁，连烧两天，家里想要退烧药。马建国看着两行字，脑子里立刻起了冲突。一桶油给了孕妇，后面几户就要少一桶；退烧药给了孩子，明天如果来一个更重的，他手里可能就没有了。周晓芸看出他为难，说我不是逼你，我只是把真正撑不住的先说给你。马建国点头，把两行字都圈起来，圈完手指一直没有松开。更让他心烦的是马小雪的电话。大女儿在学校宿舍里压低声音，说食堂现在也开始限量，每顿只能打一份饭，超市里的面包和牛奶常常一摆出来就没。她还安慰父亲，说学校总归比外头安全，让家里别惦记。马建国拿着手机走到后仓，望着剩下那点货，喉咙里像塞着一团棉花。他想给女儿寄点东西，却连快递都发不出去；想偷偷多留几样给家里，又知道自己每多留一点，账本上那些人就要少一点。电话挂断后，他在后仓站了很久，最后只把家里那页清单又看了一遍，没有添字，也没有划掉。傍晚营业时，孕妇那户人家来了。来的是她岳母，头发散着，拎着空油桶，站都站不稳。马建国没有多说，把预先留好的那桶油递过去，又按名单给了两包饼干。后面立刻有人看见了，低声问是不是走关系。马建国把账本一拍，说卫生院名单，谁家情况急，写得清清楚楚。那声音不高，却把门口压出一小片静。轮到另一个发热孩子家时，他又把一盒退烧药压到柜台底下递过去，只叮嘱一句，回去按说明喂，不够再让家属去卫生院。连续做完这两件事，他心里并没有轻松，反而更沉。因为他知道，自己每做一次“按情况倾斜”，账本上就多一道别人看不见却一定会猜的裂缝。夜里收工后，马建国把账本摊在灯下，一页页翻，看见每个名字后面都长出越来越多的备注，像树根一样缠在纸上。陈桂芬给他捏了捏肩，说你写这些，到头来人家也未必记你好。马建国说我不是图这个。话说出来，他自己都觉得嗓子发干。他确实不是图记好，可也不是铁打的。账本比货更重，重就重在这里，货卖出去就没了，账却会一直留着，留着谁得过、谁没得过、谁多一口、谁少一口。等所有人都开始盯着那本子过日子的时候，他这个拿笔的人，就成了最容易被怨的那一个。

第011章_夜里搬动的影子

第011章 夜里搬动的影子 第十一天夜里，马建国第一次没有回家睡。他让陈桂芬带着小雨先上楼，自己在后仓支了一张行军床，床是以前给送货司机临时歇脚用的，铁架子一翻开就吱呀作响。侧门那边前两天被人踹过，他心里始终压着一股不安，总觉得只靠一条铁链和一把挂锁挡不住什么。超市的灯关掉大半以后，屋里一下空得发冷，冰柜压缩机断断续续响，像有人在黑里轻轻咳嗽。马建国躺了一会儿，眼睛闭不上，脑子里全是账本上那些名字，还有白天门口人看他时越来越硬的眼神。他迷迷糊糊熬

到后半夜，正要起身喝口水，忽然听见侧门外传来一阵很轻的摩擦声，像有人拖着塑料筐贴墙挪。马建国整个人一下醒透，抄起手电就往门口走。那声音停了一瞬，紧接着又响，带着压低后的急。马建国没有立刻开门，只先贴在门后听，能听出外面至少有两个人，一个呼吸粗，一个脚步快。他心里发紧，嗓子却压得稳，隔着门喊了一句，谁在外头。门外安静了两秒，接着传来仓皇的脚步声。马建国猛地拉开侧门，手电筒扫出去，只照见巷口两个影子，一个高一个矮，正扛着什么东西往外跑。他追出去几步，在巷口把其中一个绊住了。摔倒的是个半大孩子，十七八岁，瘦得跟竹竿一样，怀里还死死抱着一箱火腿肠。另一个影子趁机拐进黑处跑了。马建国把孩子按住时，自己心里也直打鼓，倒不是怕打不过，而是怕看清这是谁家的娃。手电照到脸上，他认出来了，是镇西老何家的儿子何小兵，前两年辍了学，平时跟着人跑工地，手脚倒快。何小兵摔得嘴角都破了，却还是抱着箱子不松手，声音发抖地说，叔，我不是来偷着卖，我妈两天没吃正经饭了。我哥在外面回不来，家里真没法了。这话让马建国手上的劲一下松了半分。可他看着那箱火腿肠，火气还是冲上来，骂你家没法了，就该半夜撬门？何小兵被骂得缩了一下，眼圈立刻红了，说白天排队排不到，家里账上又记着欠的，邻居说你后仓还压着货，夜里不拿，白天更轮不上。他说着说着，声音都哽住了，一张年轻脸憋得通红。马建国听出这孩子不全是在撒谎，可那句“后仓还压着货”像钉子一样扎进他脑子里。原来镇上已经有人在传，他藏货。真相根本没人细看，货只要没摆在架上，就会被想成藏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。他把何小兵拎回超市，没有喊派出所，也没惊动楼上的家里人。孩子坐在小板凳上，头垂得很低，鞋尖都是泥。马建国问他家里还有谁，问清楚以后，从账本里翻出老何家那页，发现他们前天只买到两斤面和一包盐，昨天又因为没带身份证被挡回去，确实没拿到东西。他心里的怒意一点点被一种更闷的东西顶开。他最后没有把那箱火腿肠给出去，只拆开拿了六包，又配了四袋方便面和一袋挂面，推到何小兵面前，说这些拿回去，明天你妈自己来登记，再敢半夜来撬门，我就真把你送派出所。何小兵抹了把脸，抱着东西连声说对不起，走到门口又回头说了一句，叔，外头真有人说你藏着一仓货，等着涨价。天快亮时，马建国坐在侧门边上，一直没再睡。巷子里偶尔有风卷着碎纸跑过去，门外每一点动静都能把他神经挑起来。他忽然明白，何小兵并不是最可怕的，最可怕的是那种在镇上越传越真的话。大家穷怕了、饿怕了，脑子里自然会长出一种想法，谁家有货，谁就一定在藏，谁要守规矩，谁就一定在做戏。等这种想法扎了根，后面的撬门、翻墙、堵路，就都能给自己找出理由。李德福一早过来时，看见他坐在门边，脸色都变了，问是不是出事了。马建国把夜里的事说了，李德福听完先骂孩子混账，骂到一半又停住，半天才说，再这么下去，真要有人守夜。白天开门以后，风声比夜里还快。何小兵没敢来，老何媳妇却来了，脸色青白，站在门口先给马建国鞠了一躬，说孩子不懂事，家里丢不起这个人。她把昨晚那六包火腿肠和四袋方便面钱全摊在柜台上，手指一直发抖。马建国没有把事往外说，只按正常登记给她补了今天该拿的东西。可人群已经从她躲闪的眼神里闻出了味道，排队时开始有人往侧巷看，也有人小声议论，问夜里是不是有人来抢。王大发更是添火，说现在谁家守着这么多货都得招贼，光靠一把锁不顶用。马建国没有理他，心里却清楚，这话虽难听，却不是空话。到了傍晚，马建国把营业时间又缩短了半小时，提前收门，把剩下的货重新码紧，还把两箱最要紧的药和口罩挪到更里面。陈桂芬上楼前站在后仓门口，问他今晚还睡不睡这儿。马建国说睡。他不想吓着家里人，也不想承认自己是真的怕，可他知道，从昨晚起，超市已经不只是个卖货的地方了，它成了别人夜里会惦记的地方。灯关下去以后，他透过卷帘门底那道缝往外

看，街上空空的，什么都没有，可他总觉得黑里有影子在搬动，搬的也许是货，也许是镇上最后那点还没彻底散掉的规矩。

第012章_赵刚带来的办法

第012章 赵刚带来的办法 第十二天上午，队伍还没排整齐，门口就先打起来了。起因只是两袋面。一个男人说自己昨天没领到，今天该排前头；另一个男人说谁排在前面谁先拿，昨天的账不能算到今天。两个人在门口互相扯住衣领，脚下的袋子被踩得哗啦作响，旁边人一边劝一边往后退，场面瞬间乱成一团。马建国刚想从收银台后面绕出来，一个高个男人已经先一步挤进队伍中间，手一伸，干脆利落把两人分开。那人穿一件旧迷彩外套，身板结实，说话不大，却有股压住人的劲，让排队的人本能地闭了嘴。马建国认出他是赵刚，镇上人都叫刚子，三十五岁，退伍回来后做过保安，也跟工程队跑过几年，后来在县里一家物流园干装卸。疫情一来，物流园停摆，他回了清河镇。平时两人没什么深交，只是买烟买水时打过几次照面。赵刚把那两个扯在一起的男人分开后，也没讲什么大道理，只说一句，再闹，今天谁都别买。那句话不重，却像钉子一样钉住了人。门口很快重新排直，连李德福都多看了他一眼。赵刚没走，反而站在门边帮着看队伍。谁想插队，他把手往前一拦；谁想拿了就走不登记，他直接把人叫回来；有人冲着马建国嚷，他也不跟着起火，只把嗓子往下一压，说规矩写在门上，看不懂就回去。他做这些事的时候，动作很利索，脸上没笑，也不摆架子，可正因为这样，大家反而更不敢闹。上午两个小时下来，队伍比前几天顺了很多，连陈桂芬都悄悄松了口气。可马建国看着赵刚，心里并没有彻底踏实。他知道这种秩序不是靠服气换来的，是靠一种更硬的力量压出来的。中午收门后，赵刚主动跟着进了后仓，先看了一眼侧门的铁链，又看了看货的摆放，开口第一句就是，你这地方守不久。马建国给他递了支烟，问什么意思。赵刚点上烟，说排队这点事我能帮你压住，可真正的问题不在门口，在镇上。现在谁家囤了多少，谁家一点没有，大家心里都没底。有人饿急了就会翻墙，有人手里有货就会待价而沽，再过几天，不只是你这儿，谁家仓里有米都得被人盯上。马建国听着，没反驳，因为昨夜何小兵撬门的事还压在他胸口。赵刚吐出一口烟，说要想活得长一点，得把东西统一起来管。这话一落地，后仓里的空气都紧了一下。马建国问他怎么个统一法。赵刚说得很直，说白了就是征收，先把镇上几户囤得多的货拿出来，再把像你这种还守规矩的库存登记成公用物资，集中分，集中守。跟在他身后的两个年轻人也接上话，说他们可以晚上巡街，谁家有多余的米面油，不肯拿出来就做工作，实在不行就强一点。马建国听到“强一点”三个字，脸色当场沉下去。他问赵刚，谁给你这个权力。赵刚说现在这时候，权力不是等文件发下来的，是谁能把场面稳住，谁就得先顶上。马建国没有立刻把话说死，只问了一句，那要是有人家里囤货是给老人孩子留的，你也去拿？赵刚看着他，说留一点是活路，留一仓是害人。马建国又问，谁算“一点”，谁算“一仓”。赵刚没马上答，抬手拍了拍边上那袋面粉，说你这账本能算一部分，我的人也能看一部分，差不多就知道了。话说到这里，陈桂芬站在门口，脸色已经很不好看。她听明白了赵刚的意思，也看明白了这办法里藏着的危险。李德福却站在另一边沉默，像是在衡量，这样做也许真能让场面更稳。下午营业时，赵刚继续在门口帮忙，效果比上午还明显。有个男人想趁乱多拿一桶油，被他当场拦下，只丢下一句，按账本来。对方嘴里骂了两句，终究没敢硬闯。队

伍里不少人开始朝赵刚点头，有人甚至主动问他镇上是不是该统一管了，不能让王大发那种人继续囤着卖高价。赵刚没当众表态，只说大家先把眼前日子过下去。马建国听见这些话，心里反而更沉。他知道一旦有人开始习惯这种“谁强谁说了算”的秩序，后面很多线就很容易被踩断。傍晚收门后，赵刚没有急着走，而是站在卷帘门外跟马建国又说了一次。他说自己今晚带两个人在主街转转，顺便看看哪几家店和仓房里还有存货，明天再来找他细谈。马建国问细谈什么。赵刚说，谈你愿不愿意把这家超市变成真正能顶事的地方，不只是卖货，而是一个大家得守的点。话说完，他抬头看了看卷帘门，又看了看门上那张已经有点卷边的限购单，补了一句，老马，光靠你一个人写账，守不住。说完他带着人走进暮色里，脚步很稳。马建国站在门口，手里还捏着锁链，半天没有动。赵刚带来的办法并不全错，至少他比镇上很多只会抱怨的人更看得清局面，也真能压住场子。可那办法往前再迈一步，就不是守规矩，是用更硬的手去拿别人的东西。陈桂芬在后面催他上锁，说别跟这种人走太近。李德福却低声说了一句，再乱下去，也许真得有人站出来。两种声音同时撞进马建国耳朵里，让他胸口发闷。等他把卷帘门拉到底，铁皮摩擦地面的声音又长又沉。他知道，赵刚明天还会来，而且不会只带一句“帮忙排队”这么简单的话。

第013章_卷帘门后的值夜

第013章 卷帘门后的值夜 第十三天上午，赵刚果然来了，而且不是一个人来的。他身后跟着三个年轻男人，手里没拿明晃晃的家伙，背影却都带着同一种绷紧的劲。门口排队的人一见这阵势，自动让开一条缝。马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，看见赵刚直接穿过货架走到面前，连客套都省了，只说一句，我昨晚看了几家，王大发仓里有货，旧粮站那边也有人屯着不放。你这边要么跟我们一起统一管，要么把库存数交出来，省得后面谁都怀疑。马建国听出这话已经不是商量，而是给最后期限。他没有马上发火，只问赵刚，交给你以后怎么算。赵刚说按人头分，先紧老人孩子，剩下的统一安排，谁闹事谁别拿。马建国又问，谁记账，谁查账，谁来担保东西不会被先分给自己人。赵刚皱了下眉，说现在不是做公司账，命都快保不住了，还讲这套细账。跟来的一个年轻人也在旁边插话，说老马，你守着这点货，夜里就得有人惦记，不如大家捏成一块，谁也别装清高。话说到这里，超市里已经静得能听见塑料袋摩擦声，排队的人都支着耳朵。马建国心里发冷，却比自己想的还稳。他把账本按在柜台上，说我不装清高，我只认一条，东西可以按情况分，但不能谁拳头硬谁说了算。你要看库存，我能让你看账；你要把货直接拿走，不行。赵刚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，脸上没有怒，也没有笑，像是在重新衡量这个平时看着最不硬的人。两个人对视那几秒，李德福站在门口，手心里全是汗，却没有往后退。队伍里有人小声说老马这是要硬顶刚子了，也有人低头不出声，生怕火一下烧到自己头上。赵刚最后没有当场动手，只把手搭在柜台边沿，压着嗓子说，老马，我今天给你留面子，不代表明天还有人愿意陪你慢慢写账。你这店一旦守不住，后面乱起来，谁都别想当好人。马建国没有回这句，只把卷帘门外的队伍看了一眼，再看回赵刚，说正因为守不住，才更不能把货交给没账的人。赵刚眼里闪过一点硬色，转身走前撂下一句，晚上把门看紧。那三个年轻人跟着他出去，经过门口时，其中一个还特意看了侧门方向一眼。马建国看着他们背影消失在街口，后背才慢慢出了一层凉汗。上午那场对峙一传开，下午来超市的人反倒多了些，不

全是买东西的，还有来看风向的。修车铺的小范先拎着焊机来了，说门口这道卷帘门太单薄，里头最好再焊一层方钢；卖豆腐的老梁送来两根旧铁管，说可以横在侧门后面顶着；连平时爱嚼舌根的刘婶都让孙子抱来一个旧煤球炉，说夜里守门的人至少得有口热水喝。没人把话说得多漂亮，意思却都差不多，他们不见得全信老马，可比起让赵刚那帮人把东西统统收走，他们更愿意让超市继续按账本开门。马建国看着这些零零碎碎的帮衬，心里那股快要断掉的劲又勉强接上了一截。傍晚没营业，马建国干脆关门加固。小范在门里焊方钢，火星子四处溅，照得货架一明一暗；李德福和老梁把侧门后面顶上铁管，来回试了好几遍；陈桂芬则在后仓清出一小块地方，铺上纸箱和旧褥子，预备夜里轮守的人歇脚。马小雨下楼送水，看见超市里像在搭临时工地，脸色都白了，小声问是不是要打起来。马建国不知该怎么安慰，只说晚上别下来，听见动静也别出门。小雨点点头，眼睛却一直盯着那道被焊得发亮的门。天一擦黑，第一班值夜的人就坐到了卷帘门后面。马建国自己算一班，李德福一班，小范和老梁轮着顶后半夜。四个人围着煤球炉坐，炉子上架着一把烧水壶，壶口发出断断续续的响。街上偶尔有人经过，脚步声贴着门走过去，门内的人都会下意识屏住呼吸。李德福抽着烟说，他原先一直觉得你这样守规矩太死，现在看，真让赵刚把货一收，后面更说不清。马建国坐在折叠椅上，盯着门缝里那一道灰白的街灯，没有接这句。他不是没想过妥协，可一想到货一旦离了账本，离了自己眼皮底下，最后谁还能拿到手，就谁也说不准了。后半夜两点多，外头真有脚步在门口停过。声音不重，像有人站了一会儿，又拿什么东西试探着碰了一下卷帘门。门里四个人同时起了身，小范手里的扳手握得咯吱响。外面的人没有真撞，只在门上拍了两下，就匆匆走远了。那两声拍门不算多响，却把每个人胸口都拍得发麻。陈桂芬隔着楼上的窗子往下看了几回，直到街上彻底安静才回去。马建国重新坐下时，手心已经全是汗。他这才明白，超市真变成了一个点，一个有人想守、也有人想探的点。天亮前，他靠在铁管边上打了个盹，耳朵却一直悬着，连梦里都是卷帘门被拍响的声音。

第014章_据点里的规矩

第014章 据点里的规矩 第十四天，万家乐超市不再像一家普通商铺，倒更像一个靠着几条硬规矩勉强撑起来的小据点。门口不再长时间敞开，只在上午和傍晚各开一段，每次放进来十户，剩下的人按纸号等在门外。卷帘门里面多了一张旧课桌，桌上摆着账本、名单、红色圆珠笔和一个装纸号的铁盒。想买粮油的人先在门口领号，再按户登记，拿完就走，不能在里面磨蹭。夜里守门的轮班也贴在墙上，第一班到十二点，第二班到三点，第三班熬到天亮。所有规矩都写得土，执行起来却比前几天更有章法。这些规矩不是马建国一个人想出来的，是一群被逼到墙边的人一点点磨出来的。李德福提议把老人和腿脚不便的人单独排成一列，省得在人堆里挤坏；周晓芸建议把需要药的人和买粮的人分开登记，不然一闹起来，真正发热的孩子和老人根本挤不到前面；小范干脆从修车铺搬来一块旧黑板，把当天能发的米面油数量写上去，免得大家总觉得后仓还有看不见的一大堆。马建国看着那块黑板上写着的“米 52 份，面 46 份，油 21 桶，挂面 39 把，方便面 128 袋”，心里一点都轻松不起来，可至少这串数字摆出来以后，门口的猜测少了一层。上午第一轮分发时，据点的样子最明显。李德福在门外压队，小范看侧门，陈桂芬负责拿货，马建国对账，周晓芸中途还来过一趟，把当天卫生院新增的名单补了两笔。每个

人都累，可谁也不敢慢。一慢，外面的人心就会浮。一个带着老母亲来的男人原本想插到前面，李德福没让，反倒把老人先扶到边上坐着，等到药品名单核完再放进去。男人本来脸上挂不住，等看见他母亲真被优先发到药和挂面，嘴里的火才压下去。另一边，一个年轻媳妇嫌自己只拿到四斤米不够，差点在门口哭出来，周晓芸把她拉到边上问清家里情况，确认她婆婆糖尿病在身，马上在名单上补了标记，让她傍晚再来拿一份无糖饼干。规矩在这里不是铁板一块，而是得有人盯着、有人补、有人解释。可规矩越细，越容易招来别样的眼神。中午休息时，马建国刚把账本合上，就听见门外有人议论，说老马现在成了清河镇的小官，谁能不能吃饭，全看他笔尖往哪儿点。说这话的人声音不大，偏偏每个字都钻得人耳朵发疼。陈桂芬气得想出去骂，被马建国拦住。他知道骂回去没有用，今天有人觉得他像小官，明天就有人觉得他像守财奴，归根到底，都是因为货比人少。真正让他发闷的，是自己有时候也会在写备注时犹豫太久，犹豫谁更难，谁可以先挪一步，这种犹豫一旦被旁人盯住，就很容易被看成偏心。下午赵刚来过一次，没有带太多人，只带了两个年轻人站在街对面抽烟。他没进门，也没闹，只远远看着里面怎么发货。马建国抬头时正好对上他的目光，那目光里没有昨天的硬冲，反倒像在等，等这套规矩自己露出漏洞。李德福也看见了，低声骂了句阴魂不散。马建国心里明白，赵刚之所以没再硬来，不是放弃了，是想看他们能不能真把据点守住。如果守不住，赵刚那套“统一收走再分”的办法就会显得更有道理。到了傍晚，问题果然冒出来了。一个老头拿着上午领过的纸号又来排队，被小范认出来，拦在门口不让进。老头脸一下就涨红，说自己上午领的是给儿媳妇的，儿媳妇家在东头，自己家西头这份还没领。按账本查，他家确实是两户，可户口还没分彻底，写在一个本子上。门口的人立刻围上来看，看热闹的，看漏洞的，都有。马建国把人带到桌边，翻户口页、看住址、问邻居，折腾了二十来分钟，最后还是按两户发了，但备注里写清了“同院分灶”。这一笔发出去，后面却有人开始学着说自己家也分灶、也分账。马建国看着一张张突然变聪明的脸，只觉得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疼。夜里守门时，煤球炉旁边的话题也全是规矩。小范说按他看，干脆给每户发木牌，领过一次就收走，省得老有人钻空子。李德福却说真这么死，碰上家里人多、病人多的就更麻烦。两个人争了几句，最后都看向马建国。马建国坐在折叠椅上，手里捏着那支红笔，笔帽已经被咬出牙印。他想了半天，说木牌可以做，但名单还是得留活口，不然据点和死门槛就没区别。李德福听完点头，小范也没再争。炉子里的煤发出轻轻爆裂声，像一天里无数细碎矛盾还在里头烧。那一晚外头没有人再拍门，主街反倒安静得过分。可马建国一点也没觉得轻松。他知道据点最难的不是把门焊住，而是让门里门外的人都认这套规矩还值得守。只要哪一天门外的人觉得排号、登记、等名单都换不来活路，门里的方钢和铁管就挡不住真正的冲撞。想到这里，他把第二天要发的数字又在黑板上改了一遍，米少了四份，油少了一桶，药品那一栏干脆写成“按名单”。他写完退后一步，看着那些粉笔字，心里没有半点成就感，只有一种越来越清楚的感觉，这个据点能站多久，不取决于门有多硬，而取决于人还能忍多久。

第015章_退烧药只剩两板

第015章 退烧药只剩两板 第十五天傍晚，马建国刚把最后一户登记完，准备关门，就看见陈桂芬从楼上急匆匆跑下来，连围裙都没摘，脸色白得像纸。她走到近前，嘴唇哆嗦了一下才说，小雨发烧了，

额头烫得吓人。那句话像有人拿榔头在马建国心口砸了一下，他手里的圆珠笔直接掉到了地上。白天他还能在账本前分清这家那家的轻重缓急，听到“小雨发烧”四个字，所有线一下都缩回自己家里。他抬腿就往楼上跑，连门口还站着等收尾的人都顾不上看。小雨躺在床上，脸烧得通红，额角全是汗，校服外套还没来得及脱。体温计夹在腋下，拿出来一看，三十八度九。孩子嘴里发干，问爸爸是不是自己得了新闻里那种病。马建国嗓子一下堵住，只能先让她别说话，多喝水。陈桂芬在床边翻箱倒柜，把家里那点常备药全倒出来，最后只找出半板过期的感冒片。楼下超市里还有退烧药，可他比谁都清楚，那药柜里现在只剩两板散片，是前几天拆盒后留出来的，周晓芸名单上还压着两个发热孩子和一个卧床老人。马建国站在床边，手心都是凉的，脑子里却像火烧，一边是账本，一边是女儿的额头，哪边都在逼他。他冲下楼，把药柜打开，果然只剩一个透明塑料袋，里头两板退烧药已经掰得不齐整。李德福和小范都看见了，谁也没说话。那几秒里，马建国心里几乎没有挣扎，他先掰下一板，连水杯都顾不上拿稳，直接送上楼给小雨喂了半片。孩子吃药时嘴唇都在发抖，陈桂芬眼圈一下红了，嘴里却还在念，家里的药就该先紧着家里。马建国没有反驳，因为这句话在那一刻听上去一点错都没有。他坐在床边守了十几分钟，等小雨额头上的汗更多一点，才想起给周晓芸打电话。周晓芸来得很快，身上还带着消毒水味。她给小雨听了胸口，量了血氧，又问这两天有没有接触外来人。清河镇卫生院现在没有条件做更多检查，她只能按症状判断，说先别自己吓自己，孩子喉咙发炎也会烧，今晚先看退烧情况，水和稀饭跟上，房间多通风，温度一旦过三十九度五或者孩子开始喘，就得想办法送到卫生院观察。她说完往楼下药柜方向看了一眼，问还剩多少。马建国没有瞒，说只剩一板半。周晓芸抿了抿嘴，说她那边抽屉里也只剩三板拆开的，名单上还挂着人。她没有劝他把药交出来，也没有说该先顾谁，只把声音压得更低，告诉他，今晚如果小雨能降下来，剩下那板最好别全锁给自己家，后面肯定还有人用得上。这句话像一把钝刀。马建国明白她说没错，可 he 看着床上烧得脸发亮的小雨，心里立刻顶出一股火，差点脱口说药都快没了，你让我怎么不先顾自己家。话到嘴边，他还是咽了回去，只问要不要再去卫生院碰碰运气。周晓芸摇头，说卫生院那边今天下午已经来过一个抽搐的小孩，刚压下去，又有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烧着，人手和药都紧。她临走前把剩下那半板感冒药留在桌上，又叮嘱陈桂芬半小时量一次体温。陈桂芬送她下楼时，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很，像是感激，也像是怨。后半夜小雨烧到三十九度二时，陈桂芬终于压不住火，坐在床边冲马建国低声发作，说你天天在下面给别人分这分那，到自己女儿头上连药都不够。要不是你前几天照着名单一盒盒往外给，家里至于只剩这点？马建国被这话扎得一声不吭。他不是不知道妻子委屈，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真把药发出去过。他甚至短短一瞬冒出过一个念头，要不要把最后那一板全留给小雨，明天谁来都说没有。可这个念头一起，他脑子里又冒出周晓芸名单上的那个六岁孩子，还有刘婶家卧床的老伴。那些人都不是纸上的名字，都和小雨一样，会发烫，会喘，会让家里人急得发疯。凌晨三点多，小雨的体温总算慢慢往下落，退到三十八度出头，整个人虚得没力气，却能睁开眼问水。陈桂芬这才坐在床边哭出来，哭得很压抑，像怕让楼下的人听见。马建国给孩子喂了两口温水，手还在抖。他下楼时，李德福还守在煤球炉边，没有多问，只把炉子上温着的茶递给他。马建国打开药柜，看着剩下那一板药，手悬在上头好一会儿，最后还是没拿走，而是在账本旁边单独压了一张纸，写上“小雨，已用半板”。写完这几个字，他心里并没有多光明，只有一种像把自己剖开给人看的难受。天快亮时，门外传来急促脚步，周晓芸又叫人送来一张条子，说东街那个发热孩子昨夜反复烧，家里已经来卫生院求药。马建国捏着条子，抬头看了看楼上的窗，窗后面安安静静，小雨大概终于睡沉

了。李德福看懂了他的犹豫，低声说要不这回先顾自己家。马建国没有立刻答。他站在药柜前，觉得那一板药轻得很，轻到一只手就能拿起；又重得很，重到他几乎抬不动。最后他掰下半板，塞进一个小纸包里，递给李德福，让他送去东街，叮嘱只能先顶今晚，白天还得去卫生院登记。做完这个动作，他心里不是宽，也不是苦，只像被人生生扯掉了一块肉。可他知道，自己如果连这半板都死死攥住，后面再站到账本前，就真的说不出那些规矩了。

第016章_老王仓库的门

第016章 老王仓库的门 第十六天上午，镇上忽然传开一个消息，说王大发把大半个月的货都藏在旧粮站旁边那间平房里，米、油、方便面、矿泉水堆满了半间屋，门上还挂着新锁。消息最开始是谁放出来的，没人说得清，只知道不到半天工夫，主街上好几拨人都往旧粮站方向走。有人是去看热闹，有人是去求一口价，有人干脆就是饿急了，想看看那扇门后头是不是真有能活命的东西。马建国听到这风声时，正在给一个老人称面粉，手里的秤杆一下就偏了。王大发这些天抬价抬得太狠，镇上人心里本来就积着火。谁家没去他那儿问过价，谁就不明白那股火能烧多旺。马建国原本不想掺和，可到了中午，李德福跑回来喘着粗气，说旧粮站那边已经围了几十号人，王大发把门死顶着不让进，赵刚也带人过去了，再拖下去准得出大事。陈桂芬一听就拦，说你别去，王大发坑过多少人，让他自己挨。马建国却坐不住。他不是想替王大发解围，而是知道一旦那边真砸开门，让人群先抢起来，清河镇剩下那点规矩就算彻底烂了。想到这里，他还是放下秤杆，跟李德福往旧粮站走。还没走近，就听见那边吵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旧粮站旁边那间平房门口挤满了人，门是铁皮包木板的，外头横着一根粗门闩。王大发站在台阶上，脸色铁青，嘴里一遍遍喊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货，谁敢碰就是抢。下面的人没人愿意听他这套了，有女人举着空油桶骂他黑心，说前天一桶油卖一百二，今天还有脸说自己花钱买；也有人直接拍门，说既然有货，就该拿出来按平价分。赵刚站在人群侧面，身边带着四五个年轻人，没像前几天那样只看着，而是在劝围着的人往后退，嘴里说先把门打开，点清楚再说。马建国挤到前面时，正看见赵刚抬手要人拿撬棍。王大发一见他，像抓到最后一根绳子，冲着他就喊，老马，你说句话，这帮人这是抢！马建国看着那扇门，又看着王大发那张又急又怕的脸，心里没有半点痛快，只剩发闷。他问王大发里面到底有多少货。王大发眼神躲了一下，先说没多少，都是给自己店留的，接着又改口说就算有，也是他自己本事大、提前进的。下面的人听见这话，骂声更大。赵刚盯着王大发，冷冷说你要是自己开门，我们还能按数登记；你要是继续顶，门一破就没人替你兜着了。局面已经不可能靠几句劝平。马建国知道赵刚的话里有威胁，可也听得出另一层意思，门如果真由人群直接砸开，后面就不是征收，是哄抢。王大发咬着牙就是不让。马建国盯着那扇门，终于开口，说王大发，你要还想留点脸，就把门打开，货按数搬出来，大家看着记。王大发一下像被人当众扇了耳光，指着他骂，说你装什么好人，你自己手里那点货不也是留着？马建国被骂得脸发热，却没有退，只回了一句，我留着也按账本卖，你留着是等人断粮再翻价。那句话一出口，周围先静了一瞬，接着就有人跟着喊，开门，开门。门最后还是开了，不是王大发自己想通了，是在赵刚和几个年轻人的逼视下，哆哆嗦嗦拿出钥匙开的。铁门往里一推，屋里的味道先涌出来，纸箱、食用油和塑料包装混在一起，比谁说话都更能证明事情。里面确实堆了不少货，方

便面整整六码，食用油二十多桶，瓶装水十几箱，还有一摞口罩和几箱饼干。门口的人群一下往前涌，像水猛地撞上闸门。赵刚立刻让自己带的人横在前头，吼着让大家后退，说谁抢谁今天一份也别想拿。马建国顾不上看王大发脸色，先跟李德福、小范一起搬出一张旧桌子，就地记数。那场面乱得很，有人骂王大发，有人盯着货流口水，也有人趁乱想往袖子里塞东西，硬是被赵刚一把拽出来。从中午一直折腾到天快黑，仓里的货才算点清。赵刚提出直接把这些东西并进“统一物资”，由他带人分发。马建国没答应，只说先把数量登记，今晚一部分送到超市那边按账本发，水和口罩先给卫生院，剩下的明天再说。两人当着众人差点又顶起来。赵刚嫌他磨，说这时候还分你我账本，纯粹耽误事；马建国却咬住一点不松，说货是从王大发仓里出来的，不当众记明白，后面谁都能多拿一手。最后还是周围人都看着，加上李德福和几个街坊站到了马建国这边，赵刚才没硬拧，冷着脸把一部分货先抬去万家乐。王大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，坐在门槛上半天没起来。人群散得差不多时，他抬头看着马建国，眼里全是怨和恨，说你这是把我往死里踩。马建国站在那间空了大半的仓房前，心里没有赢的感觉。他知道王大发走到今天，贪是根子，可真把门打开的，不只是他的贪，还有镇上被逼出来的怒。可有些话还是得说。他看着王大发，一字一句地讲，你不是被我踩，是被你自己那把秤压垮的。说完他转身去搬最后两箱水，没有再回头。旧粮站那扇门敞着，铁锁吊在一边晃，晃得人心里发空。马建国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和王大发之间那点同行旧情算是彻底断了，而赵刚那套更硬的办法，也因为这次开门，离超市更近了一步。

第017章_领米的人群

第017章 领米的人群 第十七天一早，万家乐门口的人排得比任何一天都长。旧粮站那边抬出来的货已经在镇上传开了，很多人昨晚就盯着超市这边的灯，等着今天会不会多发一点。可马建国比谁都清楚，王大发仓里抬出来的东西看着多，真摊到清河镇三千来口人头上，也只是往快见底的锅里又添了一瓢水。米和面并没有奇迹般翻倍，水和油更是少得可怜，真正变多的只是门口那股“这回该轮到我多拿一点”的盼头。小范一大早就在后仓把大米分装成三斤一袋的小包，袋子用的是旧面粉袋和快递袋，口子拿订书机粗粗一钉，看着寒酸，却省得临场再称。陈桂芬负责把瓶装水按户摆开，每户两瓶，带婴幼儿的家庭加一瓶，得拿账本核。黑板上写着今天的配额：米 64 袋，面 38 袋，油 16 桶，瓶装水 74 瓶，挂面 42 把，饼干 31 包。数字一写出来，门外就有人叹气，说王大发那屋货也不够两天分的。马建国听见了，心里没有波澜，他早就算过，这些东西最多让镇子喘口气，喘完还是得继续往前熬。真正让队伍难受的不是数字小，而是每往前挪一步，都像在跟别人争命。有人抱着空米袋站了一夜，鞋底都磨薄了；有人把家里老人推到最前面，希望借那张老脸多换一点；还有人悄悄把亲戚家的身份证也揣在口袋里，想混成两户。马建国坐在桌后面，一张一张翻账本，眼睛都看花了，仍旧不敢快。快一点，就容易漏，漏一点，后面的人就会说这据点也是糊弄人的。周晓芸在边上帮他核对特殊名单，李德福在门外压队，可李德福这两天话越来越少，脸也越来越沉。马建国知道他憋着火，只是不知道这火会烧到什么时候。火先从一桶油烧了起来。轮到李德福妻弟那户时，账本显示他们昨天已经补领过方便面和饼干，今天按理只能拿米和水。李德福站在门口咳了一声，说那边家里人多，锅里没油，能不能从守夜的人头上匀一桶。马建国抬头看了他一眼，说守夜的人晚上有热水有面，守的是点，不是拿优先证。李德福脸

上挂不住，声音立刻硬了，说我不是替自己要，是替干活的人说句公道话。马建国把账本翻给他看，说谁家多、谁家少，都在这儿，真开了守夜优先这个口子，后面排队的人第一个不服。门外已经有人听见，脸色全变了。李德福抿着嘴，手背上青筋都凸了出来，最终还是把那桶油放回了桌上。中午最乱的时候，一个拄拐的老太太差点被挤倒。她姓宋，独居，儿子在外地回不来，平时就靠邻居帮着买点东西。今天人群一往前涌，她整个人往边上歪，拐杖都甩出去了。马建国赶紧从桌后面出来，把人扶到课桌边坐下，先给她塞了一袋米和一瓶水，让她别再排。后面立刻有人不服，说都按号来，凭什么她不用等。李德福那时正压着队，忍了半天终究没压住，回头吼了一句，老人都快让你们挤地上了，还争这个？门口安静了一瞬，可那种不服的气并没有散，只是换成更低、更闷的方式压在大家脸上。下午轮到领王大发仓里那批口罩时，矛盾又拐了个弯。几户人家一听口罩数量少，就拿出各种理由，有说家里有老人天天咳的，有说孩子要去卫生院复诊的，还有人直接把口罩戴在脖子上做样子，说自己家原本就没存货。周晓芸把名单压在桌上，硬是按发热家庭和长期病患家庭先分出去一批。马建国看着剩下那点口罩，忽然觉得这据点就像一个口袋，外面所有急、苦、怕，全都往里塞，可口袋底子就那么大，塞到最后，不是破，就是漏。旁边的小范已经开始把空纸箱踩扁，脚下发出一声一声闷响，像在替所有人出气。天快黑时，还有十来户没排到。有人站了一整天，腿肚子都直发抖，还是不肯走，生怕一转身就轮不上明天。马建国只能把剩下的米袋当着大家面重新数一遍，再把明早的份额写上黑板，让这些人记下自己的纸号明早优先。即便这样，还是有人站在门口不动，目光直直落在那几袋米上，像恨不得用眼神把袋口盯开。那种眼神让马建国心里直发沉，因为他知道，人一旦站到这种份上，离闹起来往往就只差最后一口没吃上的饭。傍晚收门前，李德福终于没忍住，在后仓里闷声说了一句，你现在谁都想顾，最后就是谁都不落好。马建国把剩下的米袋重新码紧，没有回头，只说落不落好不是我现在该想的。李德福冷笑了一声，说那你就继续拿账本当命吧。说完这句，他把手里那串门钥匙往桌上一放，没等夜里守门就先走了。那钥匙碰到桌面时响得很脆，像一截旧关系被人掰断了半边。马建国盯着那串钥匙，心里沉得厉害，却连追出去的力气都没有。门外还有一群等着明天领米的人，墙上轮班表空出了一格，天色也开始往黑里落。他知道，真正难的还在后头。

第018章_老李拍桌子

第018章 老李拍桌子 李德福第二天还是来了，只不过不是来值夜，也不是来帮忙，而是带着一肚子火来的。第十八天上午，万家乐刚开门没多久，他就从队伍旁边挤进来，脸色阴得像要下雨。马建国本以为他是想私下说话，谁知李德福走到课桌前，手一抬，直接把那本账本拍得震了一下，红笔都滚到了地上。门里门外瞬间静了，所有人都看着这两个认识了二十多年的男人，像看着一根绷到极限的绳终于要断。李德福没绕弯子，开口就说老马，你别拿这本破账当尚方宝剑了，谁多拿谁少拿，全是你一笔一划说了算。我们这些守夜的、抬货的、挨骂的，到头来跟门外排队的没两样，还得看你脸色。马建国弯腰把红笔捡起来，手指压在桌沿上，问他到底想说什么。李德福气得胸口一起一伏，说得更直，说我妻弟那一家挤在屋里，昨晚只剩半锅稀粥，你一桶油都不肯多给；你家小雨发烧，药说拿就拿，谁敢问一句就是不近人情。最后这句话一出来，门口人群里立刻起了一阵低低的动静，像一锅本来压着的水终于

冒了泡。马建国只觉得脑袋里嗡了一下。他知道小雨发烧这事不可能一直瞒住，可真被李德福当众点出来，还是像伤口让人一把揭开。陈桂芬站在后面，脸当场白了，想冲上来说话，被周晓芸按住。马建国看着李德福那张气红的脸，胸口有火，也有憋屈。他没有否认，只把账本翻到那一页，当众念出来：小雨，已用半板；东街发热儿童，转半板。念完他把账本摊在桌上，让门口的人自己看。字不大，离得近的人都能看清。人群一下安静下来，可那种安静并不代表信服，更像是所有人都忽然意识到，原来这套规矩背后，也有老马自己家的一层肉。李德福却没有就此打住。他抬手指着账本，说这就叫人情。你有你的孩子，别人也有别人的孩子。你说公平，可真到了自己家头上，照样先掰药。既然谁都有这一天，那凭什么全镇都得听你这本账？这话说出来，有人低头，有人跟着点头，也有人站在门外不敢吱声。马建国听着，只觉得嗓子发紧。他想说自己掰出另一半药送去了东街，想说这些天守着这点货，他哪一次不是把自己家往后挪，可这些话在眼下都不顶用。因为李德福说中的，偏偏是最硬的一点，谁都不是圣人，谁碰上自己家出事，都不可能做到一点不偏。周晓芸这时候站了出来。她把手里的名单往桌上一压，声音不高，却比平时都硬，说半板药是我让老马先给孩子用的，另一半也是我让他送出去的。要真按最简单的法子，昨天夜里他完全可以一板都留下。她停了一下，环顾门里门外的人，继续说，你们现在盯着他家那半板药，可别忘了，这些天谁家的老人拿过药，谁家孩子发热先被记上，都是从这张桌子出去的。要是不想让他记，行，今天开始你们自己站出来记，记错一次，少给一家，谁来担。周晓芸说完，门口一时没人接话，连李德福都怔了一下。可怔住不等于熄火。李德福脸上的怒意慢慢变成另一种更深的东西，像是羞，也像是更重的怨。他没有再继续拿小雨说事，却把手往桌上一拍，说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老马，你这套法子看着讲理，实则把所有骂都让别人替你挨了。守夜的人没多一口，搬货的人没多一口，真正有急事的还得看你和卫生院名单。你要真有本事，就别再让我们这些人给你撑门。说完这句，他把守夜时用的手电往桌上一扔，扭头就走，连回头都没有。门口的人自动给他让出一条路，那条路窄得很，却像把他和马建国彻底分到了两边。李德福一走，门里像突然缺了一根撑着的木头。小范低声骂了句，想追上去，被马建国拦住。陈桂芬眼圈发红，嘴上还在硬，说走就走，谁稀罕。马建国却一点也硬不起来。他跟李德福打了半辈子交道，知道这人平时嘴碎、心热，真把桌子拍成这样，不只是一桶油或者半板药，是这些天所有窝在胸口的气一块炸了。他看着桌上的手电，喉咙里像堵着石头，可门外的人还在等，账本还得继续翻，米和面还得照样发。于是他把手电收进抽屉，重新坐回桌后，先对门口的人说，今天该怎么领，还怎么领，不想按账本来的人，现在就可以去找赵刚。这话一落，门外很多人都低下头。赵刚的办法大家都知道，快，也狠，可谁都明白，一旦真把货都交给拳头和人手去管，后面吃亏的不一定是谁。排在最前面的刘婶先把户口本递过来，说按你的本子领。接着是郭二、宋老太、老木匠，一个接一个把东西领走，谁也没再提李德福那番话。可马建国心里明白，这不代表事情过去了，恰恰说明大家把那番话都记进了心里。等到傍晚关门，周晓芸才走到他边上，低声说老李今天这一下，后面怕是要去找赵刚。马建国把账本合上，眼睛酸得发疼，只说了一句，随他去吧。可他说完自己都知道，这句“随他去”轻飘飘的，顶不住接下来真要来的风。

第019章_征收和抢夺之间

第019章 征收和抢夺之间 李德福走后的第二天，赵刚就带着人找上门来，口气比从前更直。第十九天上午，他把一张自己画的简图摊在课桌上，上面标着清河镇几处可能还存着货的地方：镇西砖厂仓房、旧农资站后屋、两户做粮食贩卖的村民家，还有王大发没来得及搬空的一间侧库。赵刚说他打算下午就带人去收，把能吃能用的东西都集中起来，省得再让人藏着等价高。马建国盯着那张图，看见李德福就站在赵刚后面，脸色发灰，眼神却躲着他。他心里像被人狠狠捶了一下，却还是先问了一句，收回来以后怎么算。赵刚说得很快，也很硬，说按人头先分紧要的，再留一部分给守街和运货的人。马建国一听就皱眉，问什么叫“留一部分”，谁来定，怎么记。赵刚不耐烦了，说老马，你别总拿账本压人，真等你一笔笔记明白，镇上早乱了。李德福这时也开口，说总比眼睁睁看着别人家囤货强。马建国看着他，隔了两秒才说，征收和抢夺差的不是一个词，差的是数目、去向和规矩。赵刚把手往图上一拍，说现在最大的规矩就是别让人饿死。两边都没有错得离谱，可正因为这样，冲突才更硬。下午，马建国还是跟着去了。不是因为他认同赵刚的做法，而是他知道自己要不去，赵刚带着一帮情绪已经上来的年轻人，收回来的东西十有八九会乱。第一站是旧农资站后屋，里头真有三袋米、几桶柴油和一堆化肥，没什么能直接吃的，众人白跑一趟，情绪更躁。第二站是镇西一户做粮贩的小院，门一敲开，院里老太太直接抱着门框哭，说那几袋粮是给瘫在床上的老头子和在外头回不来的儿子留的。赵刚的人进去一看，屋里统共也就五袋玉米面，两袋碎米。马建国当场拦住，说这种家拿了也救不了几个人，反倒是把人往死里逼。赵刚盯着那几袋粮，脸色铁得很，最后还是只记了数，没有搬。真正把场面推到难看的，是第三站那间砖厂仓房。砖厂老板早跑去县里，院门锁着，里头却有人说常年囤着给工人吃的米面和桶装水。赵刚的人拿撬棍就要开锁，围过去的街坊也越来越多，很多人眼睛都红了。马建国站在门前，脑子里全是旧粮站那扇门被推开的样子。他明白这扇门一旦也靠撬开，后面这支队伍就很难再分清自己是在征收还是在抢。赵刚在旁边压着火，说里面要真有几十号人的活路，难道还守着等老板回来发善心？马建国问他，开可以，谁搬，谁记，谁先拿。赵刚说我带的人搬，你记。话刚落，李德福就在后面冷冷来了一句，老马，你总算肯干正事了。门被撬开后，仓房里确实堆着东西，六码方便面、十来袋米、几桶大豆油，还有两大桶矿泉水和一箱儿童奶。围在外面的人一下就往前挤，赵刚带来的人拼命拦，仍有人伸手往里够。场面混乱到极点时，一个抱孩子的女人直接哭着往前冲，说她家两天没给娃喝上奶。另一个男人骂她插队，伸手一推，孩子差点从怀里滑下去。马建国看见这一幕，心口猛地一抽，冲上去先把孩子托住，再朝所有人吼了一声，谁再抢，今天一袋都不分。那一嗓子把他自己都震了一下。人群停了半秒，赵刚趁机让手底下的人把货全抬到院中间，当场点数。马建国蹲在地上记，一袋、一桶、一箱，全写得飞快，额头上的汗往纸上滴。可点数不等于能压住所有人。刚记到一半，就有人趁乱拎起一袋方便面往后跑，被赵刚的人按住摔在地上。那一下摔得很重，地上的灰都腾起来了。旁边有人喊打人了，也有人喊抢了就该打。马建国看着那人蜷在地上，心里猛地发寒，冲过去把人拉开，冲赵刚说你这是在分货还是在立威。赵刚也火了，回他一句，不立威，今天这些东西一袋都别想抬出院门。两个人顶在院中间，谁都没让。李德福站在旁边，脸绷得死紧，却没有帮马建国说话。那一瞬，马建国突然明白，他和赵刚之间隔着的，不是愿不愿意把东西拿出来，而是拿出来以后，到底还认不认人是人。最后这一批货还是被抬回了万家乐，但不是平稳抬回来的，是一路在叫骂和推搡里抬回来的。回到超市门口时，门

外已经聚了一群等消息的人，眼神像钩子一样钩着那几袋米和桶水。赵刚当场提出，从今晚开始，由他负责超市门口夜里守卫和次日分发，效率更高。马建国想都没想就拒了，说守夜可以分班商量，分货还得按账本。赵刚盯着他，眼里那点耐心终于快用完了，说你迟早会知道，光讲底线，喂不饱人。马建国回看过去，声音也硬了，说把人逼成抢的，不叫喂饱。两句话撞在一起，像两块石头磕出火星。周围没人再插嘴，因为谁都看得出来，下一步不管往哪边走，清河镇都快到头了。

第020章_最后一车水

第020章 最后一车水 第二十天一早，清河镇自来水厂的值班工人病倒了，主街上的水压一下掉得厉害。最先发现不对的是陈桂芬，她在楼上拧水龙头，水细得像线，接半盆都费劲。消息很快传遍镇上，原本还把注意力放在米面上的人，一下全转去盯水。吃饭可以糊弄一顿，喝水、煮药、给孩子冲奶，一样都绕不过去。万家乐门口还没开门，就已经摆满了空桶、暖瓶和矿泉水瓶，像一条长长的干河。马建国站在门里，看着那排容器，喉咙比谁都干。他知道，今天如果水再分不稳，前面勉强撑着的队伍和账本，全都可能白搭。超市里能直接发的瓶装水已经不多了，旧粮站和砖厂仓房里抬回来的加在一起，也只够分一阵子。赵刚一早带人去了镇中学和废弃招待所，看能不能再找出几桶没开封的桶装水。周晓芸则在卫生院那边急得团团转，配药、擦身、煮开水，哪一样都离不开水。马建国把能用的容器全摆出来，先在黑板上写明：今日每户限领净水两升，婴幼儿和发热病人家庭加一升，必须自带容器，按名单排。小范看着那行字都摇头，说两升连顿饭都做不利索。马建国说做不利索也得这么分，不然前面领满了，后面连一口都没有。中午前，赵刚终于把一辆小平板车开回来了，车上绑着七只蓝色塑料桶和十几箱瓶装水，桶壁上还印着“清河镇中学开水房”的旧字样。那一车水一进主街，门口人群一下就往前涌，很多人连自己排的号都顾不上看，眼睛只盯着车斗。赵刚站在车上吼了几句，让大家退后，声音都哑了。马建国带着小范赶紧把车堵进卷帘门里侧，又把旧课桌横着顶在前面，临时划出一条只进不出的线。那几分钟里，门口乱得像要塌。有人抱着孩子哭，有人举着暖瓶往前挤，还有人直接喊先给老人。马建国站在桌后面，手心全是汗，心里却反而冷静下来，因为他很明白，今天这车水要是散在脚下，就真的一点脸面都剩不下。第一桶水开封的时候，整间超市里都能闻见塑料桶和漂白粉混在一起的味道。陈桂芬拿量杯分装，小范负责拧盖，马建国核名单，赵刚和两个年轻人堵在门口压人。谁家有发热病人，周晓芸就从卫生院那头打电话确认；谁家带着婴儿，马建国让人往旁边单列，先领那多出来的一升。李德福是在这时候出现的，站在人群最边上，脸色很差，手里拎着两个空暖瓶，没有往前冲，也没有掉头走。马建国看见他，心口像被什么顶了一下，最终还是只低头写自己的字，像没看见一样。分到第三桶水时，一个女人突然在队伍里晕倒了。她不是病，是排太久又没吃东西，身子一下撑不住，抱着水桶就往地上倒。周围人先是一乱，接着本能地往后退，生怕沾上病。周晓芸刚好赶到，蹲下去给人掐人中，让旁边的人让开点空气。马建国看见女人脚边还站着个八九岁的男孩，眼睛里全是空的，手里死死攥着一张皱巴巴的号码纸。那一幕让整条队伍安静了下来，连平时最会嚷的人都闭了嘴。赵刚这时从车斗上跳下来，弯腰把那男孩拉到桌前，说先给他们家灌满。声音还是硬，动作却没有平时那股压人的劲。水分到最后，只剩两只桶和半箱瓶装水。门外还有十几户没轮到，脸色一个比一个白。马建国把账

本翻到最后几页，算了算，咬牙把原本准备留给夜班守门的半桶也挪了出去，只给据点自己剩下一暖壶。陈桂芬看着他，嘴唇动了动，到底没反对。赵刚也没说话，只默默把那暖壶挪到最里头，像默认这口水至少还能顶今晚。轮到李德福时，他把暖瓶放在桌上，嗓子发哑，说按户领。马建国看了他一眼，照账本给他灌了两升，没有多，也没有少。李德福拎起暖瓶时，低声说了句，小雨烧退了吗。马建国手上顿了一下，回了句，退了。两人都没再往下说，可那一句像在满屋子的干渴里挤出了一点旧日子留下的水汽。天擦黑时，最后一车水总算分完。门口的人散去后，地上全是泼出来的水痕和鞋印，几分钟就被风吹得发白。周晓芸这时跑进来，脸上第一次带了点真正像消息的神色。她说县里刚刚通过镇政府联系到卫生院，明天一早会有防疫和保供车一起进镇，先给卫生院和几处集中分发点补药补水，后面再看情况。她说完还补了一句，消息已经确认，不是风声。屋里几个人都没有立刻出声，像是不敢太快相信。马建国看着空掉的车斗和桌上只剩底的一暖壶水，喉咙里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涩。要是这消息晚一天，他真不知道今晚过去以后，门口还守不守得住。外面天已经黑透，主街难得没有吵声，只剩风从空桶口吹过去，发出低低的鸣响，像整个镇子在熬过最难的一口气。

第021章_穿防护服的人

第021章 穿防护服的人 第二十天早上七点多，清河镇主街尽头先传来的是喇叭声，不是人喊，是车上扩音器那种压得很平的通知音。马建国那时刚把卷帘门拉开一道缝，整夜没睡透，眼里全是血丝。声音顺着街口推过来，接着是发动机低沉的轰鸣，还有轮胎轧过坑洼地面的颠簸声。他走到门外，看见两辆白色厢车、一辆小卡车和一辆贴着疾控标识的面包车从路口慢慢开进来，车门一开，下来的人全穿着白色防护服，脸藏在面屏后面，只露出一双双发红的眼睛。镇上人先是愣住，接着像被同一根线拽住一样，全往街口挪。那一瞬间，马建国心里没有电影里那种得救的轻快，反倒生出一股很重的虚。人终于来了，可他看着这些穿白衣服的人，只觉得自己像熬过了一场太长的夜，天亮了，腿却不知道该怎么站。周晓芸是最先跑过去接的人，隔着口罩都能看出她眼睛里有光。镇政府的人也跟着出来维持秩序，拿着喇叭一遍遍喊别挤、按名单、先保医院和集中点。门口原本等着领粮领水的人群一下全散了形，有人哭，有人笑，也有人站在原地发呆，像怕这是又一场会散掉的风声。救援队没有立刻发东西，而是先接管秩序。疾控的人进卫生院，保供车把成箱的瓶装水和药抬到广场，另有两个人专门进了万家乐，要看现有库存和分发记录。马建国把账本抱出来时，手心里都是汗。那本子跟了他二十天，纸边磨毛了，角也卷了，上面密密麻麻全是人名、数量、备注，沾过汗，也蹭过面粉。他本以为外面来的人未必看得上这种土账，没想到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翻了几页，停下手，抬头问他，这些都是按天记的？马建国点头。那人没多说什么，只让同事拍照留档，然后拿着本子去和镇里核对特殊家庭名单。赵刚也在街边站着，今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压队，只是抱着胳膊看着。几个跟着他的年轻人一夜之间没了用武之地，站姿都显得无措。马建国远远看见赵刚跟一个救援队领头的人说了几句，对方只点头，没接太多话。等人散开些，赵刚走到超市门口，往里看了一眼，说你这本账，今天倒派上大用了。语气听不出酸，也听不出服。马建国站在门后，说是大家一起撑下来的。赵刚沉默了一会儿，低声回了一句，撑下来就行。两个人谁都没提前几天那些顶在脸上的话，因为在一车车真正的物资面前，那些争执忽然都

显得又重又小。上午十点左右，广场那边开始按名单发第一批药和水。水不再按两升两升量，而是一箱箱往下搬，药也不再只有几板拆开的散片。清河镇的人还是排队，还是伸长脖子往前看，可神情和前两天已经不一样了，急还在，眼神里那股快要咬人的狠却退了些。宋老太领到一整袋面和一箱水时，抱着袋子站了半天，像不敢信真能拿到这么多。刘婶家老伴被安排先去卫生院吸氧，东街那个发热孩子也终于能打上针。陈桂芬把小雨也带去让医生听了听肺，医生说问题不大，就是熬得太虚，要补水补饭。听见这话时，马建国胸口那块压了好多天的石头才真的松下去一点。可救援带来的不只是轻松，还有一笔笔后账。下午镇里开始登记损耗、欠账和特殊救助，王大发被叫去说明囤货来源和价格问题，小卖部门口一直没再开。李德福站在广场另一边，帮着搬水搬药，始终没有往万家乐门口靠。马建国看见他好几次，对方都像没看见。周晓芸忙得脚不沾地，中途抽空跑来问他账本能不能先留给镇里做核对。马建国把本子递出去时，手指在封皮上停了一瞬，像把一段谁也不愿再重来的日子交了出去。周晓芸看懂了，只说一句，过几天我还你。到了下午换班的时候，前几天守夜的几个人都松了口气。小范把一直挂在腰上的扳手解下来，放回修车铺的工具箱；老梁把煤球炉搬出门口，倒掉里头没烧完的煤灰；连贴满轮班表的那张纸也被风吹得卷了角。没人专门说辛苦，也没人握手告别，大家只是各自回去做自己本来的活，像一支被硬凑起来的队伍，终于到了散的时候。马建国看着这些动作，心里忽然空了一下。守夜的时候嫌长，真不用守了，又像少了一截绷着他的东西。傍晚，主街上久违地亮起了更多灯。不是因为日子突然好起来，而是救援车把发电机和临时照明也带了进来，镇上终于不用摸黑熬夜。万家乐这天没有正式营业，门却一直开着，成了搬水、核对名单、给老人歇脚的地方。马建国站在门口，看着一箱箱物资从眼前过，看着穿防护服的人进进出出，看着陈桂芬给搬货的人递热水，看着小雨脸色发白地站在楼梯口往下望。他忽然觉得这家超市一下从一座快塌的坝，变回了普通的屋子，可那种普通来得太迟，也太贵。风从街口吹进来，带着消毒水和纸箱味，街上终于没有人再拍他的卷帘门了，可他耳朵里还是会下意识去听那种响动。

第022章_解封前的清点

第022章 解封前的清点 救援队进镇后的第三天，清河镇开始传出准备解封的消息。病毒在外面的控制情况比最坏的时候好得多，镇上也没有出现大面积重症，接下来只要再过一轮排查，主街就能逐步恢复通行。消息听着像轻了，可马建国并没有因此松快多少。万家乐超市这些天仍旧是临时分发点，真正要做的事也从“今天还剩多少”变成了“这二十天到底花掉了多少，欠下了多少，坏掉了多少”。他把卷帘门全拉开，让久违的白天光线照进来，才发现后仓像被人翻过一遍又一遍，墙角全是面粉灰、胶带头和踩扁的纸箱。镇里派了两个人过来和他一起清点。一人拿表格，一人拿照相机，先拍加固过的门，再拍被磨坏的锁芯、裂开的水桶和临时搭出来的值夜角。马建国跟在后头，把损耗一项项报出来，大米清零，面粉余三袋零半袋，食用油余四桶，方便面余二十一袋，挂面八把，饼干零散十来包，口罩和退烧药都交给了卫生院核对，夜里加固门用掉的方钢和铁链也算在里头。表格上的字写得工整，落在他耳朵里却像一笔笔旧伤。做生意十五年，他头一回这样盘店，不是盘赚赔，是盘这段日子到底从人手里过了多少命。欠账比库存更难看。账本临时还在镇里复核，马建国只好凭自己另记的散页和脑子去对。赵

老师那笔挂面和饼干还没补，老木匠赊过一次盐，两家发热孩子的药是卫生院垫的，李德福妻弟家那份水和米记了后补，还有几笔夜里临时送出去的东西，甚至没来得及写全名。陈桂芬一边帮着收拾货架，一边嘀咕，说这二十天卖出去那么多，最后算下来，别说赚钱，倒像把家底一层层揭了。马建国没反驳，他自己也知道，真按买卖算，这家店亏得厉害。可要真让他把这二十天重来一遍，他也说不清自己会不会改别的路。下午他们又把门口那些临时加上的东西一件件拆下来。焊在卷帘门里的方钢要拿砂轮切开，火星子溅得到处都是；侧门后头顶着的铁管搬开时，墙角露出好几道被磨出来的白印；那张供值夜人睡的行军床一合上，铁架子还和第一晚那样吱呀响。陈桂芬把旧褥子抱去楼上晒，说这玩意以后最好别再用。马建国听见“以后最好别再用”这几个字，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。他知道她说的是床，也是那些夜里守门、白天分货的日子。拆门比焊门轻松，可每拆掉一处，他心里都像少了一根还能说明那二十天真的存在过的证据。赵刚是在清点到一半时过来的，手里拎着一捆归还的小铁棍和两个手电，说是前些天守街时借去的。他没有进太深，只站在门口看了看里面乱七八糟的景象，问镇里是不是快接手完了。马建国说差不多，再过几天就不是分发点了。赵刚点点头，沉默了一阵才说，前两天我带人去收那些货，有些地方是过了。马建国抬头看他，没接“原谅”或者“不原谅”那种话。赵刚也没等，只接着说，真乱起来的时候，谁都怕自己晚一步。马建国把一箱空瓶子搬到门边，回了一句，怕归怕，手怎么伸，还是有差别。赵刚听完没辩，只把那捆铁棍放下，说以后用不上了。王大发的小卖部依旧关着，门上贴了两张通知，一张是停业整顿，一张是市场监管的人来过后留的调查单。镇上人经过时都会多看几眼，却很少有人再提他的名字，像这个人一下被从主街上抹掉了。马建国清点货架时，忽然想起王大发第一次站在自己店门口说“风口都吹到脸上了”，心里只觉得发空。王大发确实把自己那把秤压断了，可清河镇所有人的秤，这二十天里其实都歪过，只是有的人歪得能回来，有的人回不来了。最难清点的还是人情。周晓芸把账本还回来时，封皮上多贴了一张便签，写着“已核对特殊药品发放”。她把本子递到马建国手里，说镇里打算给你和几家帮忙守点的人做个表扬。马建国听完第一反应就是摇头，说别弄这个。周晓芸看着他，眼神里有点疲惫，也有点懂，说我知道你不想要那个。她顿了顿，又说老李这两天一直在广场干活，嘴上没提你，心里多半也别扭。马建国把账本翻开，看见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还在，像一道道没完全收口的伤。他说别扭就别别扭吧，人能缓过来就行。天黑前，镇里通知第二天开始逐步恢复道路通行，商铺可以准备重新开业，但要先报备消杀和补货情况。陈桂芬听见这消息，终于露出一点点像平日过神色的神色，先盘算要不要重新进鸡蛋和青菜，再问收银台那台老机器还能不能用。马建国把最后一箱空纸板搬到外面，站在门口看主街。街上还是有点乱，白帐篷还没全撤，地上还有分水时留下的白印，可风里已经有了另一种味道，像尘土落下来以后，街面底下那层旧生活又往上拱了一点。他知道解封近了，可真正要清的账，还远没算完。

第023章_重新开门那天

第023章 重新开门那天 重新开门那天是个阴天，风不大，街上却比过去很多晴天都热闹。清河镇主街两边的卷帘门一扇扇往上拉，金属摩擦声此起彼伏，像一条沉了很久的街终于把气喘匀。万家乐超市门口摆了两盆重新买回来的青菜，地上也扫得干干净净，只有门里那道后来焊上的方钢还留着，提醒人

这家店不是原样回来的。马建国早晨五点多就起来，把新到的米、油、挂面和矿泉水一件件重新上架，手上动作还是做买卖的熟练，心里却比平时慢半拍，总觉得哪一排货架都站着旧日子里那些挤着要领口粮的人。新货是前一天下午跟着县里的保供车一块到的，数量不算少，足够把最空的几排货架先填起来。陈桂芬一边撕箱子一边念叨，鸡蛋总算能进了，酱油醋也齐了，最好再弄点新鲜豆腐和青菜，不然超市看着还是像个粮站。小雨烧退以后脸色还没恢复，今天也下楼帮着贴价签，动作慢，却很认真。她把“食用油 68 元”“挂面 5.5 元”的小纸条一张张贴好，抬头问父亲，这回还要不要限购。马建国看着门口已经重新排起的队伍，摇了摇头，说正常卖。说这句话时，他心里一点轻松都没有，反而像把什么压在胸口的东西硬生生挪开，露出底下还没散尽的印子。第一批进门的客人和过去没什么两样，又和过去哪儿都不一样。刘婶先来买盐和鸡蛋，看见货架上重新摆满米面时，站着愣了好一会儿，最后也只拿了一袋盐、一板鸡蛋和一小瓶酱油，没有像前二十天那样往篮子里猛塞。郭二来买两桶油，掏钱时嘴里还嘟囔现在总该不用登记了吧，语气听着像玩笑，眼神却先往账本方向瞟。宋老太让邻居帮着带了一袋米，送货到门口时连声说这下心里踏实了。大家都像在努力把日子拉回从前，说话照旧讲价、问价、催称重，可每个人开口前总会有一个很短的停顿，像先确认一下，这里真的已经变回买东西的地方了。中午供货商老胡亲自打来电话，说下周还可以再补一车饮料和调味品，语气里又有了从前做买卖时那股算盘劲，问他这回要不要多压点货，免得一放开就断档。马建国握着电话，隔着货架往门口看了半天，最后只报了平时七成的量，没有像以前那样一口气把后仓塞满。老胡还笑他胆子变小了。马建国没解释。他不是胆子变小，是知道货囤在手里是什么分量，也知道一排排堆高的纸箱，落在别人眼里有时不再只是生意。更让马建国难受的，是那些刻意不提。前些天在门口骂过他的几个顾客，今天照样来问有没有新到的牛奶和火腿肠，口气平得像从没在群里说过他假仁义；那个曾拿手机余额要整箱买货的小老板，今天也夹着车钥匙来挑矿泉水，碰见马建国时只是咳了一声，没道歉，也没挑衅。连王大发都在中午露过一次面，从街对面走过去，瘦了很多，帽檐压得很低，没有往店里看。马建国站在收银台后面，心里反倒比物资最缺的时候更空。缺货时人难看，是逼出来的；货回来了，很多话和眼神就都被人顺手塞回口袋，像从没发生过。午后最安静的时候，李德福来了。他没排队，也没往前凑，只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手里拎着那只之前领水用过的旧暖瓶。陈桂芬看见他，脸色先绷了起来，想说什么，被马建国按住。李德福走到收银台前，从兜里掏出一卷皱巴巴的纸币，摊开，说之前赊的水和米，我来补。马建国低头看了看，没有推回去，也没有多说，只按账本夹页上的数字点了一遍。李德福站在那里，喉结上下动了几下，最后只憋出一句，那天我说话重了。马建国手上动作顿了一瞬，回了句，都难。两个人都没有再往下接，因为再接下去，也说不到从前去了。等李德福走远，小雨在货架边小声问，爸，你们以后还能像以前那样坐门口喝茶吗。马建国把收回来的钱夹进抽屉，想了一会儿才说，人还在，茶也能喝，只是味道不一样了。小雨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，继续把矿泉水整齐码回箱里。她这个年纪原本不该懂这些，可镇上的门一关就是二十天，很多东西想不懂也不行。傍晚关门时，收银抽屉里重新有了正常做买卖的零钱，账本上也多回了儿笔欠款，可马建国一点也不像过去那样会因为一天顺当而踏实。他把货架重新理齐，把新到的口罩挂到以前落灰的位置，又把那本旧分发账本从抽屉里拿出来看了看，最后塞进最下面一层，没有扔。陈桂芬关灯前问他明天是不是可以多进点饮料和零食，孩子们该出来买了。马建国说进吧，店总得像个店。话是这样说，他目光还是在门口那道方钢上停了好几秒。卷帘门拉下去时，

街上的灯已经亮成一串，远处有人在喊谁家快出来收快递，声音跟以前没有分别。可他心里很清楚，重新开门这件事，只是把生活的门脸扶正了，底下那层裂缝还在。

第024章_货架重新摆满以后

第024章 货架重新摆满以后 半个月后，万家乐超市的货架终于重新摆满了。米、面、油、饮料、卫生纸、零食、文具，一排排看过去，跟清河镇过去那些最寻常的日子几乎没有区别。门口青菜每天都能换新，冰柜里也重新塞进了雪糕和冻饺子，放学后的孩子又会挤在收银台边买辣条和汽水。按理说，这就是一个老板最想看见的景象，可马建国站在货架中间，总觉得眼前这些东西摆得太整齐了，整齐得像把那二十天硬生生压平，压到只剩抽屉最底下那本旧账，还在提醒他有些日子并没有过去。那本账他一直没扔。白天做买卖时，它和普通进货单压在一起；夜里关门后，他偶尔会把它抽出来翻一翻。上面有宋老太领过多少米，赵老师欠过哪一笔饼干，东街发热孩子拿过半板药，也有“小雨，已用半板”那几个让他看一次就心口发紧的字。陈桂芬见过他翻，却没再说什么。她现在更关心店里这几天卖鸡蛋快不快、青菜损耗大不大、小雨什么时候能把落下的课补回来。日子往前滚，家里人都在努力把生活重新接住。马建国也接，只是他知道，账本留着，不是为了纪念自己做过什么，是为了别太快忘了人被逼急时会变成什么样。店里后来还添了一个不起眼的新习惯。后仓角落一直留着两箱瓶装水、两袋米、几盒常用药和一小摞口罩，不上账面促销，也不往外摆，陈桂芬最开始嫌占地儿，后来也没再说。马建国给这堆东西单独贴了一张纸，只写了四个字：轻易别动。他不是想把日子重新过成备战，只是见过货架一下见底以后，再也没法把“明天自然会有货来”当成天经地义。偶尔有熟客往后仓看见，开玩笑问他是不是又藏货了，他也只是笑笑，不解释太多。李德福来得比以前少了，偶尔过来买烟，还是会进门，也会点头打招呼，可两人之间那种张口就能扯半天闲篇的熟络已经没有了。有一回李德福站在货架前看了很久，最后只买了一包盐，临走前忽然说，王大发准备把店兑出去。马建国听了也只是嗯了一声。李德福又站了会儿，像想再说点什么，终究没说。他们都知道，有些东西不是一句“都难”就能抹平的。街坊还在，门照样对着门，人却回不到那种觉得彼此心里大差不差的日子了。赵刚离开清河镇前，也来买过一次水和烟。那天是中午，店里人不多，他站在收银台前，还是那件旧迷彩外套，只是肩背没有前些天绷得那么紧。他把烟和水放到台上，付钱时看见抽屉边露出旧账本一角，伸手帮他推了回去。赵刚说，听说县里物流园恢复了，我明天过去找活。马建国点点头。赵刚沉默了一会儿，又说，那几天我带着人冲得太猛，有些事做得不像话。马建国抬头看他，隔了几秒才说，人一急，最容易把快当成对。赵刚苦笑了一下，没再接。结完账，他拎着手往外走，到门口时回头看了一眼那排重新摆满的货架，像是在看一件已经跟自己没关系的东西。小雨的身体慢慢好了，脸上也重新见了血色。她放学回来时会像以前一样帮着理货，有时候站在口罩那排架子前发呆，忽然问父亲，以后还会不会再来一次这样的事。马建国没法给她保证，只能说真来了，就先把家里的药和水备一点。小雨点点头，又问那你还会不会像上次那样，把药分出去。这个问题比所有账都难算。马建国看着女儿，最后只说，希望真到那时候，我还能算明白。小雨没再问，低头把歪掉的价签一张张贴正。她年纪还小，可那二十天已经在她身上留了印，不是伤口，是一种比从前更早知道粮油和药是什么分量的眼神。镇里后来真给几家在封锁里帮忙的人做了

个简短表扬，地点就在广场边上，喇叭里念了名字，发了几张纸。马建国没去，找了个要盘货的由头躲开了。陈桂芬回来时把那张通知单随手塞到抽屉里，说人家念到你名字的时候，周晓芸在边上笑了一下，赵刚没来，李德福也没来。马建国听完只点了点头。他心里清楚，这二十天不是谁站得更高的问题，也不是以后拿来换一句“你看他当年多顶事”的本钱。真要说留下了什么，不过是抽屉里那本账，门里那道还没拆掉的方钢，还有人再见面时眼里多出来的一层分寸。一个普通的傍晚，店里来了几个学生，买铅笔、面包和冰红茶，结账时还因为谁先扫码吵了两句。马建国听着那点小动静，反而觉得安心。等人散了，他把最后一排方便面扶正，又把抽屉拉开，看了眼底下那本旧账。外面天色正暗下去，主街的灯一盏盏亮起，照得门口两盆青菜叶子发亮。清河镇看上去已经恢复了，货车重新进出，学校正常上课，卫生院门口不再排长队，超市也重新成了买油盐酱醋的地方。可马建国心里比谁都明白，货架能摆满，人心里那些空出来的位置不会自己合上。好在他至少知道，在那二十天里，自己没有把那点剩下的东西全交给贪，也没有把人逼成只认拳头的模样。对他这样一个守了半辈子小店的人来说，这就够他往后继续把门打开了。